王恭毅公駁稿

原缺

庭而窺堂奥久矣而又不私所爲
屬嘉興守柳君邦用録撰以寄
来俾予識一言先公之峻節偉
烈炳著人耳目顧不肖之愚何足
以知之爲好古稱張釋之于定
國輩爲廷尉天下無冤人若我
先公在
睿皇宗年及

冕廟嚮治之日執法司平其務矣

發乎先生自早歲登仕版即游

然有志於當世法理之餘手不

釋卷博洽而强記諳練而精熟

辭諸干將發硎斬級剖犀

恢恢乎其有餘力然所存仁恕

每讞大獄為孤生道未嘗高下

其手賴全活者甚多見吏之苛

刻以為餘瀾望以為恍比附有不
當則愀然不樂曰無乃乖
祖宗法意邪時論刑名之精識是
之高舍先公不能倒指或者謂
先公有傳在
國史名在士林固不藉此以垂不朽
噫盧扁之方利於醫孫吳之法
利於兵世且不可無焉況有益

於生人之命甚於留箸兵者其利不亦博哉高君予同年友先公器其賢孫進士薦擢廷評發執憲度摘伏如神所至有聲亦可謂青於藍而寒於冰也夫

歲壬子春三月三日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講同脩
國史前
文華殿講讀官宣谿居士男臣謹序

王恭毅公駁稿序

東坡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終無術雖寓風刺愚惟義
理貞諸書人事之变貞夫律理
可以意會而事必身經歷而後知
世道降而人心不古若越理干度所
事殊非其常肆我
太祖堯舜天下酌古準今制為

大明律以習示之所以防範於未事
而懲治於已事也然非讀書以窮
理則不足仰體
制作之盛心于茲察情偽而折曲直
故理與事又未始不相須悉舉己
丑進士菊試政大理寺日蒙大廷
尉恭毅王先生諭試律令尋章摘
句若能條舉而目今及彖之左辭

事貟讞審參詳殆與平日所見而分學者又果然後知向之所會者理也今所經歷者事也且律文簡古有義截於一二字有牽涉乎二三詞有羣情衆犯其及即若叢雜牽絆疑似於通條摘而擬之固可提掇而取舍總而議之又能聯屬而相參然雖有事於窮理而用心之或涉揣持氣之未能無暴者

議擬之間擇焉不精未免失出入於過
与不及之差乃取先生家藏稿遍觀備
錄首以諸式次第依律而彙編之終
之以例再閱歲而成帙先生抱負重
見識明歷練深事以是白非理以常
貞變而辭必能以簡約繁見識到處
筆力隨之沓深萬卷取之左右若逢其
原真法家霹靂手而名廷尉中張

唐戴趙其人也沈諳歷履幸竊有得
而又不敢祕焉以自私夫律乃天下公度
豈獨廷尉可得而專詳讞情犯之曲
直參駁取問之是非故凡有官守言責
者皆得以仰體奉行以治乎人焉又
豈獨有位者可得專之以治人乎凡窮
而在下以及閭閻庶民知法制禁令所
在而不敢跬步而或踰則治己之道亦

於是乎存焉乎矧

聖明制度家宣諭戶宣曉孔子從周孟

子閑禁殆以此夫董楷俾壽梓與

上下公之得是誤者詳索默契能知所

以提掇聯屬之義而超逸於摘擬總

議之妙庶幾裨益商古而治已治人

之道明且備矣曷可偏廢於萬卷之

餘與不

弘治五年歲次壬子春三月八日戊寅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江都高銓謹書

王恭毅公駁稿上

駁稿諸式

駁正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發審犯人幾名某某等幾名各某罪係某等項發

落云云除審擬合律外參看得數內某犯該前罪

合擬例為允今擬例欠當緣罪無出入就駁經

自改正與某等幾名俱如擬發落今出某字幾

號勘合回報施行

違式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蒞審犯人幾名某人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係某
等項發落云云除審錄外參看得某招係優給百戶
某母緣係軍職正妻例該具本送審今却牒送
審錄事屬有違合駁另行具本送審所據原問
違錯官吏宜從本部徑自查究內某人如無干
問先行依擬摘發令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不服辯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蒞審犯人一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係某

某項發落云云除審錄外審據某人連日稱冤不
肯服辨難以平允如死罪則曰係干重刑有碍
類奏合駁再問明白送審合出某字某號勘合
回報施行

有詞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某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某
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係某等項發落云云
除審錄外審據某人執称如何等情據此亦委属
的緣係有詞難以平允合駁呈堂調問明白送
審合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叅看招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刑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係某某等項發落云云除審錄外叅看得某明招何如自有應坐正律合擬前罪事屬欠當難以平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內某等幾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合出某字某號勘合回部施行云云

查原發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某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云云某

等項發落云云除審錄外查得巻内某人明告如何
等情今某卸招如何比與原告情詞全不相同切
詳如何事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
送審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查別起駁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云減等係某
等項發落云云案查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
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先
該本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某招称如何等情問

擬某罪做工滿日隨住已經審允發落去後今

某人所犯比與某人事情相同却乃發落不一

事欠停當難以平允合駁再行查問送審今出

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照駁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在寺素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發審犯人某人等幾名內某等幾名合律某人

一名罪不合律有照駁

一照駁本寺照律某所犯合依犯罪逃走於詎

庶局騙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

止爲某從本罪上加二等律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有

大誥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爲允今本司却擬蘇氏犯罪逃走於不應事重本罪上加二等律減等杖九十未審故失已出本犯徒罪五等所擬一次擬罪不當原問官吏郎中某主事某照例免問駁回再擬

一准擬某人徒罪係操官照例送順天府納米完日還職

一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將某再擬送審某

人先行依擬摘發施行

調問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某人等氏名查得先該本部某清吏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擬不明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問某所犯仍依原擬某律云云減等云云某仍依原擬某律減等云云俱照例做工滿日着役隨住送來審錄云云審得某人供稱如何為因該司不行從公云云且已蒙二次駁回原問官吏不知有何緣故却將某曲說如何虛詞遮飾仍

問某等罪情實不甘番異原招將某等提名俱

有干問除取某等供詞森官外理合案呈施行

案呈到寺圓審相同合仰左寺抄案即將各犯

供詞抄粘照例行移都察院調問明白議擬

報果碍原問官吏[illegible]施行

王恭毅公駁稿上

一罪先發

大理寺爲巡訪事據左寺寮呈該浙江道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三十名劉森所犯合依白晝搶
奪人財物計贓[illegible]竊盜一百二十貫二等律
通減二等杖九十徒二年于郝通等二十五名
俱係詐騙局騙人財物計贓[illegible]竊盜論一百二
十貫爲劉森從律得[illegible]等一[illegible]名通減三等各
杖八十徒二年郝[illegible]等十名[illegible]罪迭走於
[illegible]罪上加二等律減等[illegible]一百[illegible]三[illegible]王鹽重氏

祁氏王氏俱依刀奸律通減二等各杖八十云云除
云云孫黎肴得劉森雖指成[illegible]八年正月內搶
[illegible]得等還李[illegible]銀兩銅錢[illegible]係本年二月內又
二[illegible]張成毆打捏詞[illegible]事發刑部四川清
吏司已問擬杖徒[illegible]係是一事先發已經論決
[illegible]後發若等勿論之數後於本年三月內又
同楊顯等節次誆騙納鈔人顧岐等銀兩等物
此係該論之罪卻乃置而不問事屬不當況招
稱喚祁氏來家奸宿本婦意不順從用刀將伊
戳傷及審祁氏執称原與劉森有奸今不見詳

出前情亦屬未明且陳山查無親指在官雖以類奏合將劉森祁氏陳山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犯罪自首

大理寺爲賊盗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妥審犯人六名楊海王剛所犯與梁玉梁黄草李升斗兒俱合依共謀爲竊盗臨時爲强盗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待時王剛係伊父王友首發依自首不實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減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楊鎮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杖八十俱餘丁

審無力各照例做工滿日隨住緣梁玉等四名
俱重刑及王剄係自首不實強盜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查得卷內成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王剄跟隨楊海等打刼丁家銀兩等物次日丁
氏具告在官先將梁玉等捉拏至十一日王剄
父王友縛將贓物首官緣係事發之後未審應
否准其自首兼且梁玉被拏之時亦未審有無
招出王剄姓名在官挨拏今擬前罪事属未明
况審楊海梁玉等執称究枉不肯服辨俱難平
允合通駁田再問明白送赴揚鎮一名審擬合

律如無干對先行依擬論發

爭襲官職

大理寺為畏避邊軍攙奪官職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解禁所犯若奏解琮於成化五年二月内將銀六兩買囑典史王浩等受財扶同保結將解琮攙奪官職等情得實王浩合坐以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合厓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徒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冒襲千戶解琮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應襲舍人俱審有力各照

例運水和炭完日送兵部定奪除復審外案照
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爲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
去後今又送審案內查得解榮恭稱有祖解伯
成生七丁長伯解蒙洪武四年以人材除任浙
江湖州府倉大使去訖洪武二十八年爲事問
發永寧衛充軍伊男解觀畏避還軍不肯在衛
聽繼逃回原籍收充吏役除任山東樂安縣巡
檢伊男解琮在任隨任拋棄軍伍洪武三十四
年有四伯解廣與三伯解三父解五琛充軍役
節次有功陞百戶解廣年老伊男解諒襲職有

功陞副千戶病故無子及二伯父解二解三解
四俱各死絶榮係伯父解廣嫡長親姪承襲前
職有功陞正千戶成化五年二月内榮回年老
將嫡孫解林告替間被口外永寧衛聽継解家
軍丁解琮以父解觀存日任官財富廣用金銀
衣服等件買囑本縣官吏親隣里老人等朦朧
將榮并孫解林捏作民間養馬人數徧向將解
琮保送前來將奪職事等情令解榮部招洪武
三十四年祖解伯成本戶三丁垜充軍役老疾
四伯父解廣頂名補役陞總旗永樂二十年大

伯解家任南京鴻臚寺序班為事充軍解廣以
年深陞百戶老疾堂兄解諒替職功陞副千戶
病故無子比曰大伯解家長子病故次子解觀
應該承襲比時回任巡檢去訖帶同伊男解通
在任隨住俱各不在營係民間養馬人數冒襲
前職有功陞正千戶明知解琮係大伯解家親
孫自合令伊替職却不合將孫解林告替及捏
解琮將銀兩衣服買求本縣官吏扶同保結將
解琮搶奪前職等曰切詳解廣堺充軍後之先
解家已任倉大使去訖及解家為事充軍未審

的於何時既稱洪武二十八年又稱永樂二十年此係各人一面告供之詞俱無選簿籍冊何可憑據該若解琮果係解蒙嫡孫其解蒙原充軍役未審又係何人補充卻將本人保替官職且解琮既該承襲況時伊父解觀雖任樂安縣巡檢道路不遠緣何不令伊男回家襲職及至解榮承襲之後歷任年久解琮又何不行奏告爭取承襲直至解琮年老替職方纔告爭中間情弊不無可疑況解榮原奏典史王浩等接受解琮銀兩衣服扶同保結於舊官職今前項爭

識情曰不見定奪明白倘或累係扶同保結其

王浩等豈無受財情弊今未審憑何證佐輙令

解禁招虐問擬重罪以致本犯有詞不肯輸情

服罪仍難平允

起送官員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陝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曾珎所犯君申周文晟

倚情行事校尉至縣虐張聲勢喝罵吏卒滑賓

周文晟合坐以近侍之人在外詐稱私行覇感

人心者斬今虐依誣告人死罪而未決者律减

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運水和炭周文晟周釗俱依越渡關津者律減等各杖八十俱餘丁各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收查還職隨住除審錄外參看得周文晟招係錦衣衛軍匠餘丁不係校尉近侍之人設若曾称所申是實其周文晟亦難坐擬前律今既招虛却引前律反坐曾称誣告之罪事屬未當况曾称明招與同文晟平昔相識妄作行事校尉朦朧具奏起解怨有本等罪名今於奏內查無前項奏詞亦屬未明且曾称借債數多陝西巡撫官員既称若留在縣買

事未允剥削害民難以容留合擬收查還職別處人民恐亦被其擾害所犯本犯行止未審有無違碍通欠停當難以平允合將曾珍周文晟駁回查問送審内周劉審擬合律果無干對光行依擬摘發

選官夤縁作弊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江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十七名郭璁李添瑞所犯合依諸衙門官若與内官互相交結夤縁作弊者律皆斬但秋後處决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朱完

依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陳名陳祥陳
亮楊立劉漢俱依詐騙局騙人財物者律計贓
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陳名為首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陳祥等四名俱為從通減二等
各杖九十徒二年半杜信王貴李清劉裕張名
高勝原潔安就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參看得鄒璁招
稱楊立陳亮陳名陳祥劉漢平日不務生理專
一在於吏部前指以說聽選官為由騙名撞太
歲其陳名因與李添瑀住房相近往來熟識有

楊立訪得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僑北湖河泊所及直隸吳縣稅課局大使員缺陳祥陳亮同到李添爲下處說称我與你打聽兩箇好衙門缺特来報信李添瑀棄允同陳祥陳亮到於楊立家各人議說我這幾箇與你去司禮監大人處打點尋箇好衙門你蘇此銀兩相謝就與窩立若選在僑北湖河泊所吳縣稅課局衙門借銀一千兩相謝文約與楊立收執後陳名又查出嘉興鹽倉批驗所大使員缺與楊𣲖等將前項查出衙門緣由来與郭璁說這兩處都是有錢

倚門老爹若肯替李添瑞與吏部説得選除前
缺許送銀一千两恐不合寫禀帖一紙與吏部
王尚書處囑説要將李添瑞除授嘉興批驗所
大使後陳名等聞見李添瑞選除倚北湖河泊
所與原立約内相同要得乘機誆騙財物分用
前到李添瑞歇處説你如今選做倚北湖河泊
所大使我們引你去謝郭老爹陳名等引領李
添瑞到於新房與總拜謝總將圓領襖撒與李
添瑞披掛回家後楊喜等二次去李添瑞處取
銀一百四十八两金二两一錢送與總入己其

餘銀一千一百餘兩俱在陳祥家各人自要分
用等因切詳郭總所招前情旨因楊立陳名等
要詐李添瑀財物商議寫立文約設與揭借銀
兩自云郭總處請求囑託其李添瑀並不曾親
自與郭總往來互相交結郭總雖是寫帖送與
吏部止是不合聽從楊立等求說挾勢囑託別
無漏泄事情夤緣作弊情由以後陳名等雖曾
引領李添瑀前到新房拜謝郭總與衣二件及
楊喜等送與郭總銀兩俱在吏部選除之後亦
無平日交結夤緣作弊情節今擬前律事欠停

當况招内查得陳名陳亮劉漠先於天順六年
間以撞太歲爲名誆騙聽選官曹恩敬等銀兩
事發山西道問擬陳名劉漠徙罪奏發遼東充
軍陳亮杖罪的決今陳名劉漠遇例放回又與
陳亮楊立陳祥誆騙李添瑞財物犯該前罪緣
陳名劉漠陳亮俱係累犯不該及與楊立等俱
節該奉
欽依送都察院擬問人數亦審應否奏
請定奪惟復逕自照依常例發落亦屬未明且杜
信等六名既是放債緣何止將銀兩與李添瑞

看過不與收後中間慮恐亦有通同情由及審

郭瑽亭添鴻家冤執称冤枉不肯服辯有疑類

奏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原潔安就孫廣

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完行依擬摘發

事應奏不奏

大理寺為霸占地土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

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靳亮杖罪係民人

的決常氏供明各寧家隨住除審擬合律外叅

看得靳亮明招知縣吳迪擅將千戶楊俸拘問

杖監并批差人起解刑部雖称不曾冠帶緣係

軍職自合審問明白況查該司原行公文明開千戶楊林將樹砍伐豈有不知之理今既捉拿監問又行出批起解當有應坐正律卻稱失錯檢舉免問緣人已夜監起解憑何檢舉改正所據前從事屬支吾難以准允但靳亮等罪無出入就駁徑自改正行提吳迪問擬明白送審其靳亮等先行依擬發落

增減公文

大理寺　為門禁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云文所犯合依詐假官者律斬秋後處

決許戒依無故擅入
皇城者律減等杖九十係潰軍王彬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軍匠谷的
決着役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官余称王文
不合詐作外官頭戴紗帽要行逃走又將内使
帽一頂揉壞丟在水溝内藏放事屬違法等因
具題奉
聖旨擬了罪來說欽此欽遵今擬各犯前罪緣大
者王文係重刑及節該奉
欽依擬了罪來說人犯請

旨除審録外看得律内鄭開擅入
皇城杖一百不曾開有無故字樣今称無故擅
入係干
制書事屬增添又查錦衣衛鎮撫司 參称犯人
王文不合詐作外官頭戴紗帽要行逃走王彬
亦不合聽從將紗帽與王文戴出要逃違法合
將各犯同許成通送刑部擬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擬了罪來說欽此今本司却將鎮撫司原
參王彬詞語減去添寫又將内使帽一頂揉壞
丢在水澤内藏放字樣妄作鎮撫司參語亦屬

增減況王彬許成俱係奏
旨擬罪來說人犯今却止將三丈一尺奏
請發落充屬故違且三務節次受要王文銀物
忠有別罪今擬不應但併類奏合通駁細查問
明白送審所據故違參問官吏宜從本部徑自
参查究問
更換吏役
大理寺爲違法那移吏役事刑部四川清吏司
發審犯人五名安興所犯合依求索財物者計
贓准不枉法論有祿人一百二十貫罪止徒[illegible]

俊陳珣丁憲楊禪俱係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俱減等安興杖一百徒三年陳俊等四名
各杖七十五云除審錄外參看得安興雖捏平日
奸懶寫字遲慢緣已著役半年之内若果不堪
書辦合當送回吏部改撥却乃擅自更換未審
有無前項事例不見行文吏部查勘明白朦朧
問結事屬不當况陳俊既是本司主令更換緣
何又貼與安興銀六兩九錢顯是本吏要求有
錢科分方肯出銀貼倫令作貼與椅卓銀兩些
擬不應杖罪俊役緑椅卓俱係工部吏典索來

公用之物豈有用銀貼備之理且夫與一卓一椅不過直銀三五錢而已豈有貼銀七兩之事此等招詞全說不通兼又數內揚擺既擬不應笞罪不見招出是何不應事情亦爲未明俱難平允

考退官員

大理寺爲起復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河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柴廣所犯合依凡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之者律減等杖九十照例送戶部轉發口外爲民除審錄外參看得柴廣招

称先任四川漢州知州成化四年七月初一日
聞母喪回家守制成化五年正月內吏部會官
考退致仕緣柴廣回還守制在於考退日期半
年之前本部雖經類行原任衙門令其致仕誠
恐彼處官司不曾轉行原籍衙門知會以致柴
廣無所憑據依例起復復設若本縣果是聽其囑
託扶同起復緣本府及布政司既有考退公文
豈肯扶同倒批起送赴部中間情弊俱屬未明
况本犯成化六年九月終起復本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吏部繞方題

准今後考察退任閑住官員詐作丁憂起復者發口外為民今柴廣起復既在事例之前都照前例發遣尤欠停當難以平允

家財附人命　三欵

大理寺為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姦謀陷害等事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馬驥等一十七名馬驥所犯合依威逼大功以下尊長致死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純何歡馬聰馬凱班氏馬惠明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参

看得馬驥招稱你爾對馬鑑將驥不肯分與家財及要發回原籍等情告送刑部該司本司止憑驥一面虛詞將對償打有傷又將驥與對押送兵部轉發臨查勘問驥等央人保領到家是驥逼說今送衛查理將你送發原籍回到刑部將你一頓打死有叔被逼當夜於驥家用麻繩自縊身死有嬸母劉氏前來尋問驥等隱瞞不說至午後方與說知嬸母要行看視有弟馬聰等將嬸母拖住不容親看伊夫身屍切詳馬鑑告姪馬驥暗囑本衛逼遞發原籍及一不分家財等情

緣係有讐之人今馬驥却將馬鑑引領回家無故一夜致死及至伊妻劉氏來問馬驥等隱瞞不說以後說知又行拖住不容看屍赴官告理中間顯有別項情由且馬鑑止因告分家財別無重情雖称該司償打馬驥逼迫不該死罪豈肯自縊身死况兵部該司既差辦事吏李純將馬鑑等送去後府監候查理若果因晚不收馬驥要回伊家必將李純等通引回家宿歇却乃設計引去何淮家將本吏支開獨領馬鑑一人回家卒然致死其間情弊恐難遮掩兼且馬鑑

初到馬驥家內又係昏夜何處便得麻繩自縊
其夜在何房內宿歇必是有人相伴如何便得
縊死今馬貴奏稱馬驥設計啜哄伊父到家暗
用何物致死其情其理誠有可疑又查兵部該
司手本李純明供何誰保領馬鑑等回家今不
知憑何證佐都作伊男何歡保領兼查招詞並
無李沙海等姓名今小招都開各人貫址擬作
供明發落又不知李沙海等俱係何等人犯矧
招內情罪既多隱而不發馬驥坐罪又且昧而
不俻係干人命俱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通駁回

再行究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奸謀陷害等事

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十七名馬驥所犯合依原擬威逼大功以下尊長致使者遞減威逼期親尊長絞罪二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李純等六名俱依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馬貴等十名俱供明云云除復審外查得先該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回招情不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得馬貴明秦馬驥設計發哄伊

父馬鑑到家暗用何物致死今馬驥招称伊叔
馬鑑委曰驥用言逼迫及怕刑部價打自縊身
死切緣馬鑑比先止因苦分家財别無重情豈
肯輙便縊死况馬鑑縊死之時若在别處及有
知見證佐或可准信今獨自一身死在伉家又
無一人證見止憑伉人馬驥称係縊死終未明
白且縊死傷痕止在頸項脘或馬鑑果係縊死
沿身上下必無别傷今檢驗屍傷却称脊背脊
脅等處俱有長濶傷痕雖称磕擦緣自前至今
縊死之人不曾檢有磕擦傷痕中間情節不無

何疑熏又前項因犯刑部該司未曾問結其狀內所言重從一不得一不行查理他如告分家財既有舊卷可照又有原詞告人在官可以對理未審應否通行查勘况稱郎中謝廉將叔馬鑑債打有傷骨得律內事須鞠問因不招承許令依法拷訊詳看謝廉果曾債打亦是法司問因常事令馬鑑致死之由不因債打所告之事不曾問結謝廉又不見有何挾私情由郎乃照出另行事欠停當劉李純明供與吏何淮保領馬驥等回家所寫票帖又係何淮名字今不知憑何

證佐不提何淮對問却招前去通州関糧不在就央伊男何歡保領顯是何淮俱怕到官有罪故令伊男妄招搪塞事欠追究仍查招內俱無楊氏姓名不知本婦的係何等人犯今擬供明發落尤屬未明通雖平允除將馬顯馬貴李純何歡駁回委官再行勘問明白送審內馬驄等十二名審擬合律楊氏累係馬驥家人止該供明別無干問徑自查照改正與馬驄等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爲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奸謀陷害等事

據左寺按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五名馬驥所犯合仍依原擬威逼大功以下尊長致死者遞減威逼期親尊長絞罪二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純何歡俱仍依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除復審外案照先該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得馬驥雖招伊叔馬鑑止因驥用言逼迫及怕刑部攢行自縊身死緣馬鑑縊死之時既無親人在傍又無別人見證止憑馬驥一面招詞輙稱縊

驗經部次檢勘不見有何實跡可驗終欠明白且縊死之人用繩一吊即死豈有傷痕今馬驥脊背脊脅等處既有青傷必非自縊身死却称靠擦成傷恐係破調之言脫或日後被人訪出別情誰任其咎係于人命不可輕忽況馬鑑先次告分家財已經分斷今又告爭似可怪怒郎中謝廉雖加責打亦無偏向之情且比時止將馬驥等押送兵部查勘軍從豈知兵部辦事吏李純部將馬驥等保放回家以致馬鑑身死今馬鑑致死却曰不行究問明白却招謝廉若

將驥與叔監候通行勘問又不偏加債打馬鑑
少不肯縊死則是馬鑑致死之由全在謝廉馬
驥威逼之罪可以不坐此等招情全不公當況
李純原供與吏何淮保領馬驥等回家今招何
淮閑米不在伊男何歡寫作何淮姓名保領却
將何淮問擬供詞招內又不見是否行提本吏
到官惟復自首前來切詳何淮係是典吏在衛
辦事若要閑米必令伊男何歡去閑豈有自去
閑米之理蓋因人與滑罪例該威去粮米以此
設計却令伊男代認其罪今别無證據輙唯供

[illegible]且謝廉將該犯因公債打必欲另行拷
問何准將應禁囚人擅自保領却乃力為回護
似此偏執仍難平允合通駁回呈堂徑自調問
明白送審
一大理寺為分豁軍役家財等事據左寺投呈該
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八名朱忠等五名
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
等各杖七十于劉敬依罵人者律減盡無科史信
等二名俱供明除審錄外參看得朱忠明告
湛英恃父都督勢豪妹朱氏見父母俱亡全將

家財銀兩等物同夫湛英帶領一十餘人寅夜
将庫鎖打開搬搶去訖今於成化元年九月內
朱成病故史氏患病家氏同妹夫湛英帶領家
人湯喜等不公節次將家財等物搶去至成化
二年正月內史氏病故湛英又來吊喪至次日
晚有家人福受等五人騎馬來看彼時朱忠去
通州關粮不在湛英又不合不令朱有等知會
将騾子連鞍轡載朱氏衣服等件去訖切詳朱
氏於父死之時已同湛英節次將父家財令家
人陸續搬搶豈有母已遺下衣服等件不行搶

去只待毋死之日却又不令朱亨等知會私帶多人用騾馱回顯是搬盜朱成家財物是實今却不行追問輙將朱氏擬作疑告又將家財與之均分似此剖斷事誠可疑况朱亨又告劉敬同妻來家喧鬧問毋勒要銀子打發子女爲由百般毆罵欺辱是毋受氣不過因逼身死今雖招虛切緣史氏身死中間亦恐不明不見究問的確緣由輙憑一面之詞發落充屬未嘗合將朱忠湛英朱亨劉敬毆田行拏朱氏到官追問明白毋行送審

毀損房屋

大理寺爲將亦裝斜害擾左寺案呈該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柳瑛所犯合依毀人房屋者計合用脩造顧工錢坐贓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吳傑依勢要之人爲人囑託公事者律減等杖九十俱職官各照例運灰完日各還職守制侯文田英李忠蔡釗顏名陸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參称犯人柳瑛既蒙本部差委管理糧斛自合

公同
欽差內官收放眼同出給通関却不合偏徇已私
自行出給又逼令軍民折毀房屋其侯文等不
合求討書信要得照顧吳傑亦不合聽從寫書
俱屬有違等因具題奉
聖旨擬丁罪來說欽此欽遵今擬各犯前罪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柳琰招稱因見本倉北門外
倉基官地先年被軍民鄒昇等起盖房屋八十
二間居住天順八年鄒昇等又於臨河一帶起
盖屋草房七十八間是琰審得亦係倉基有礙

粮運自合行移有司踏勘拆毀不合擅自逼令
鄒昇等將續盖窩房盡行拆毀等情記該前罪
查得前律毀損人房屋垣墻之類者計合用修
造顧工錢坐贓論各令脩立盖謂豪強之人恃
其強暴毀損平人房屋垣墻者故既治其罪又
令脩立今鄒昇等侵占倉基官地私盖房屋有
妨粮運俱該有罪之人前項房屋應該拆毀其
柳琰係管粮官員就令各家拆毀改正退出官
地以便運粮比與豪強之人平空拆毀他人房
屋者絕不相侔今將柳琰引擬前律事屬過當

談若柳琰果該前罪又不責令脩立亦與律意
不合尤屬未明以致本犯稱冤有詞不肯輸情
服罪難以類奏吳傑等事干一連合通駁回再
問停當送審

山場煤窯

大理寺爲借勢強奪山窯害民等事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王全所犯合依誆賺局
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
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餘丁審無力照
例做工滿日宗友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

杖九十徒二年半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傳
俊潘讓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
等各杖七十各的決着役寧家緣王全誆賣煤
窯銀兩亦經追贖審畢將宗友等先行摘發三
全送該兵馬司追銀給與張清贖出煤窯管業
送回依擬發落除審錄外參看得王全既將宗
友山場偷開煤窯又行詐作已業賣與張清得
銀入已今被宗友告發已將前窯給還宗友管
業未審緣何又令王全等五人在內取煤雖称
王全等先前用過工力緣係偷開盗賣已寘于

法令若再容恥㨿赤兒互相爭競訟無林錄事
大停當有礙平允

田地

大理寺為分理地土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鄭全高忠劉俊所犯已告翟永明知地土過與伊等被買求地隣人等扶同情弊得實翟永合坐以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今虛依誣告人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律鄭全為首減等杖一百高忠劉俊俱為從遞減二等各杖九十俱民人鄭海

依不應事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書手各的決
與供明程永柴氏各寧家隨住鄭海革去書手
除審錄外參看得鄭全招稱有已故民人吳友
徵粮地七十四畝除起盖官房等項外見有地
三十一畝伊妻柴氏招贅軍人卜四爲夫承種
納粮有柴氏同卜四將地一十畝賣與民人楊
福清天順六年攢造黄冊是全與高忠劉俊各
將銀二錢送與書手鄭海將吳友前地分派過
割在全等戶內仍是柴氏種納粮草成化元年
十一月內柴氏又將前地三十一畝憑民人張

英作中立契賣與民人翟永
兩翟永訪知前地過割在全等內要取銀償
被柴氏告發切詳柴氏嫁與軍人卞四為妻見
今三十餘年吳友户內别無、次人丁其前項
民田該縣撥與郭全等種納粮草恐無情弊今
招鄭海華前受要各人銀二錢偷過前地且郭
全等既要作弊買求鄭海偷過前地必是出銀
數多豈有每人出銀一錢過地一十五畝之理
况天順六年過割地畝柴氏豈肯不知直至成
化元年總將前地賣與翟永為業且柴氏改嫁

年久既不應當吳友戶內差徭所負地畝應否
本婦出賣兩賣地價銀兩又未審當何差使用
度及查里老李信張幹等結称柴氏委無以次
人丁改嫁卜四為妻戶內粮地六十三畝一分
於造冊之時該年里書鄭海等將前地撥派與
本里無地民人郭全等各一十五畝共地四十
五畝過在各人冊內亦無公占並不知買賣地
土別情今該司不依里老結勘從公問斷却乃
止憑柴氏翟永一面之詞招作郭全等買求鄭
海朦朧過割地畝又不照出前地該與何人為

業以致郭全等執訴該司僨打逼要招承事欠停當雖以平允合駁徑自呈堂調司再行勘問明白送審

奪占房產 附義子

大理寺爲奪占房產辯明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毛續所犯合依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總贓減凡盜得財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毛通依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每二十貫加一等罪止律李真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

毛續杖八十徒二年係議官照例納米毛通杖
九十係餘丁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李真杖七十
係軍匠的要各還逃職着役隨住除審錄外參看
得毛通既招伊父王狗兒係上元縣民賣與毛
玉為義男又行偷盜毛氏家財銀兩等物被毛
氏告発逃走一年之上因見毛氏病重絕回爭
要家財詳其情犯惡當[illegible]發原宗[illegible]
称将衣箱等物責付毛通領回
称毛通執称未報在冊今
差俱屬未當況毛通明去

要金銀器皿等物又憑李真唆使將引不知名人各帶絕索棍仗倚逞兇惡杠擡箱櫃奪占房産資本銀兩等物今既涉虛却乃止問通杖罪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隐瞞屯地子粒

大理寺爲奸計占管父遺莊田家財等事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孫貴等九名孫貴所犯合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通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滕康等六名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尤貴減等杖七十滕康等五名通減二

等各杖六十勝壽滕寧俱供明除審錄外參看得孫貴明招成化元年十二月內本衛委指揮郭勝千戶李璇百戶李義踏勘屯地貴當將勝康等原種地六頃一畝八分供報李璇等履丈量明白有委官郭勝等自合盡數報官起科却不合護向貴等隱下三頃四十九畝八分意圖日後分收子粒止將二頃五十畝及另清出東安縣園城里等處屯地造冊繳報戶部等情切詳前項屯地六頃一畝八分俱係應該報官之数郭勝等却乃隱下三頃四十九畝八分止將

二頃五十畝都官納粮其隱下之數自前至今
未審何人耕種地內子粒未審何人侵盜今雖
称郭勝等意畧日後分收子粒以後不見明白
聲說前項子粒下落況滕康鄧次訴称郭勝等
將前地妄作屯地呈報二頃五十畝在官其餘
地畝各官占管去訖詳其訴詞其郭勝等顯有
分種地畝侵收子粒情由今不追究明白輙便
朦朧閉奏事屬未當且招內既称正統五年滕
定病故又称天順五年滕定將地畝招作己業
前後招詞自相矛盾俱難準允

婚姻家財

大理寺為分理家財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三名黃浩張寧李永安劉寬鄭英陳清薛氏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何敬依受財枉法有祿人五十貫律王福依誆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免刺律俱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李妙端李妙正俱依父母喪而身自嫁者律減等各杖九十李瑄穆氏俱依媒人知情者減犯人李妙端一等律減等各杖八十

李妙端李妙正係伊堂兄李永安大功親告發
同自首免罪黃淮李瑄俱操官張寔與係操備總
旗秋氏薛氏俱婦人審有力各照例納鈔何敬
係有職吏照例運炭完日原籍為民查得王福
先在河南清吏司問擬杖七十做工未滿今又
犯該前罪合依誆先犯杖數照令犯徒罪與陳
清郭英俱餘丁各照例做工滿日李永安劉寬
俱民人各的决各還職着役隨住內李妙端李
妙正雖異帰宗李永安劉寬給與原引照回寧
家除審錄外合看得李永安既招將李淵瑄家各

色綾段衣服器皿等物共三十二件搬去王福家藏放緣係各居親屬相盗財物自有應坐正律黄淮明告王福同妻李氏前來伊家勒要銀兩為王婚謝禮無從俗與發惡行兇將家火木卓二張打碎等情與告李氏涉虛亦有誣告之罪今擬各犯前律事屬不當況李妙端李進正俱係王福捏詞作李永安名字告狀不係李永安親自告發今却縣擬同自首免罪尤屬未允兼且李永安劉寬既是河南洛陽縣民詐作般取家小給引來京告狀合照例做工滿月發回

塗抹逓田原籍當差今擬的決給與原引李家亦爲未明俱難平允除將黃淮李永安劉寛李妙端李妙正王福臤因再問明白送審内李瑄等乞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居喪嫁娶二款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署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馮氏王文志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者律馮氏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係婦人單衣王文志答三十係累戶各的決與供明馮海薛試各著役隨住除審錄外

巷内查得馮氏明吉有妹馮氏原嫁與果户王
文友為妻成化七年四月内王文友病故不期
伊兄王文志同母張氏不待服滿將妹暗行改
嫁與陽武県下舍人薛九為妾爲圖財物肥己
及馮氏父馮海亦訴有次女馮氏原嫁王文友
為妻成化七年九月内王文友病故成化八年
六月内被王文志同母張氏將海隱瞞擅受財
禮將女馮氏改嫁與舍人薛九為妾本月初八
日過門之時方繞果户張福與海到張福家内
言說有妹女兒年小難以守寡我將他改嫁了

與你這四兩九錢伍分銀子強似你不得甞情令招馮氏曰與王文友通奸情熟王文友私與馮海銀兩就將婊領回詐作妾名色住過成化七年四月内王文友病故王文志喚馮海馮氏主婚憑薛九作中糶賣與薛九夥計江西客人劉安去訖切詳馮氏先係王保繼義女被伊父馮海告取歸宗嫁與王文友爲妻今却要作與王文友無服故捏王文友先與馮氏有奸領回詐作妾名色住過且王文友既與馮氏有奸馮海告取之時其王保繼豈得不行告出前情今

王文友病故郜乃憑空捏出前項緣由況王文友成化七年九月內病故馮氏成化八年八月內改嫁今要捏作革前郜称成化七年四月內王文友病故其馮氏改嫁不拘年月日期止是含糊招称嫁與劉安去訖遇蒙本年十一月十六日

赦宥就行照出馮氏等犯在革前不提緣馮海馮氏狀內明告成化八年六月初八日薛九娶馮氏爲妻還何捏作革前雖是薛九令家人薛斌妄訴馮氏嫁與劉安去訖憑何證佐就便擅

為真實不行追究馮氏下落該若果係劉安娶
去本犯娶有服之妻馮氏係服內改嫁又且越
關隨去江西俱係有罪之人亦當追究明白却
乃指無為有架空捏詞招作疑是改嫁薛九為
妾顯有回護出脫情弊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馮氏王文志所犯俱仍
依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馮氏事理重者
減等杖七十係婦人單衣王文志減等笞三十
係軍戶各的決與供明馮海薛斌各着役隨住

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爲因招情未明已駁尋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馮氏馮海狀內明告馮氏原嫁與王文友爲妻成化七年九月內王文友病故成化八年六月初八日被王文志罪內嫁與舍人薛九爲妻不曾告有劉安姓名今該司不知有何情弊先次憑空捏招王文友先與馮氏有奸領回詐作妻住過又行隱下的確年月將王文友成化七年九月內病故捏作四月病故馮氏成化八年六月改嫁捏作革前改嫁百般周計曲爲回護及至駁

回又不研問真情追究馮氏下落止憑兵馬司
回称馮氏改嫁與江西贛州衛舍餘劉安去訖
就行仍依原招原擬問結照出馮氏等另行意
畱拖延歲月致使人無下落奸計得行况招王
文友先與馮氏通奸今馮氏不曾到官未審憑
何證佐及係何人於奸所捕獲却乃執称前詞
且馮氏設若果是劉安帶去亦合將各犯暫發
知在行提馮氏等至日通問發落今要湮滅前
事任情支吾兼又馮氏馮海明告王文志狀内
將馮氏嫁與薛九爲妻若是誣告各犯亦有應

得罪名今依前擬尤爲出脫中間顯有情弊仍
難平允

盜官錢鈔 附兵欽京營察舉首

大理寺爲逃補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蕭膺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粮等物八十貫律絞照例做工五年滿日隨住除審錄外參看得蕭膺招稱成化二年九月二十日夜因見庫書人等睡熟盜出官櫃內鈔貫銅錢緣蕭膺係蕭翰義男蕭翰職掌收鈔義男跟隨在彼偷出鈔貫銅錢豈不知情且櫃

內收放錢鈔必有鎖封蕭翰若不知情義男豈
得鑰匙開櫃偷盜錢鈔况蕭膺未曾為盜之先
蕭翰既不鉗束又不關防以致偷出在官錢鈔
及蕭膺既已為盜之後蕭翰既不舉覺又不行
拏以致被尉捉獲送官但此情弊豈能無罪兼
旦庫書人等收掌錢鈔被人偷盜既失覺察又
不與首律有明條今却俱不照提牒送審難
以平允

錯附糧數虛出通關

大理寺為收粮作弊事務左寺按呈該刑部山

東清吏司發審犯人王名魏安都陰所犯俱合依倉庫政受一應係官錢粮不足而監臨主守虛出通關者計所虛出之數併贓皆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各斬仍照受財枉法事例各遣兵部編發充軍白吳薪張留兒俱依納戶知情減監守自盜二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俱係納戶各遍回原籍官司轉發衝要驛遞照徒年限擺站李遇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職官照例運水和炭各完滿日各還職寧家查得白吳薪張留兒粮頭俱係

虚出通關未經完納審畢送戶部追納完日送
田依擬發落除審録外参看得魏安招称成化
二年十月内有納戶白景厮張留兒等置酒請
安等吃飲希望照顧將銀五兩布十疋送安又
將銀三兩布五疋送与郁隆各不合收接本年
十二月内有主事李廸到倉監收糧豆為目天
寒止收得白景厮下小納戶張福等正糧黑豆
一百九十三石耗糧黑豆一十三石六斗八升
彼時安與郁隆一時不曾用心錯將張福正糧
内一會該黑豆一百七石耗豆八石五斗六升

厫經簿上附過數目不合多附寫前項正耗粮
數一行有李迪止憑本倉備照手本填作正粮
黑豆一百九十三石二斗將原多附寫耗豆八
石五斗六升并實收耗豆一十三石六斗八升
共錯填作二十二石二斗四升不期張留見在
傍看見客記在心一向不曾言說等情切詳李
迪一日之間止收王粮黑豆一百九十三石其
附過會數亦不甚多魏安等豈得錯寫一會却
該正粮黑豆一百七石設或正粮果是錯附其
耗粮豈只恰好錯寫八石五斗六升且魏安既

是錯寫郁隆眼同恍惚豈得不知却亦錯寫郁隆若亦錯寫李廻所管何事豈得不查却亦錯批題是各花要得通同作弊設心計算故將廒經實放多寫前數以此正耗糧數俱各相同今招安與郁隆一時錯寫後因張留兒納欠糧豆來與安央說前項廒經小數多附一行要將揔數改了是安與郁隆檢看廒經方纔知覺欲要赴官稟說恐被責罰意要改抹又怕有罪以此堅執不從有張留兒等怒說你要了我許多銀子若不方便定去告你是安与郁隆惧怕只得

將歷經簿內李迪批寫總數用筆圈改又將官
簿內李迪批寫小數用紙粘帖似此招情不無
妄誕況先招安与郝隆不行用心錯將粮數多
寫一會後招安與郝隆惧怕只得將李迪批寫
数目圈改亦不見的係何人錯寫何人圈改事
屬含糊兼又魏安比時多寫粮数張留兒係不
納户尚且在傍看見密記在心李迪郝隆緣非
木石豈有全不知覺之理以後魏安等又將李
迪批寫數目全然改抹李迪任彼欺誑終不查
究中間恐有別項情弊矧黑豆一百七石該得

價銀數多今魏安共二一兩先受張留兒等前項
銀布豈肯便將許多錢糧付令改抹塵出實收
亦欠追究又況張留兒等先將銀布送與魏安
希望照顧不係買求塵出通關之數未審應否
坐以前律其各納戶晉運糧豆上納既已通同
塵出通關所收糧價必是侵欺入己今擬前罪
亦恐不律不合照旦魏安係是錢官今發充軍
未審應否徑自發落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那支官糧
大理寺為風憲贓污壞法不公等事據右寺案

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滕佐所
犯合依各衙門收支錢粮等物若監臨主守那移
出納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四十貫罪止律
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職官審有力照例送工
部運灰完日還職緣係在外方面文職請
旨除審録外看得滕佐招称明知在庫前銀一百
二十兩係監守之物不合於內私自那支二十
兩轉送與本司丁憂知事梁茂適不合接受頓
船回還等因問該前罪緣前項銀兩不係還充
官用輙作那移出納科斷於律不合完審該犯

執称知事梁志通丁一要回還目伊名下額設皂
隸柴銀不到以此將伊收銀兩暫與二十兩打
發忞道起程後本官皂隸柴銀送到就行收補
還官不曾那移別用今問前罪委的冤枉據此
口詞又與招情不合係干方面官員有碍奏
請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那移支放草束二駁

大理寺爲放支草束作弊事刑部雲南清吏司
發審犯人四名洪福宗所犯合依各衙門收支
錢粮等物已有文案勘合監臨主守不正收正

支部移出納還充〻用者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四十貫罪止律減〻杖一百徒三年苗晃田斎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三晃供明〻除審錄外卷查文志貞呈稱副使楊恭等守支官攢苗晃等回見與委官王晃原收草束虧欠不勾支放郝將先任副使楊恭餘剩草束隱下那移頂補自收草束放支呈該尚書等官參詳守支官攢人等明知前項附餘草束自合明白開報秤盤另行作數文銷却不合回見自收草束數少將湊隱下那移補湊

接續放支顯是先前收受之時通同主事王晃等受財少收虛出及侵盜作弊等詞奏發今洪福宗招將苗茂等收完草束准作四垛餘有零草另作一小垛先前收納之時被雨淋濕誠恐浥爛那移與楊恭所收草束相兼支放有合垛積出未經作正附餘草在場堆垛後又志貞看見開問劉潤這草是誰的劉潤不知前情信口回說我開得是楊恭不曾報官附餘草束要與苗茂補作正數又志貞不曾詢問當說既是附餘如何不行報官却與苗茂作正恐有情弊依

便中來整理劉潤就將前日具申文志貞慶福
宗將附餘草補還茴茈放過草束及加添餧馬
苫蓋墻垣等情豈擬各犯前罪切詳前項草束
既有字號堆積成垛必有收放先後次第却稱
誠恐浥爛將茴茈等所收草束那與楊恭所收
茴束相兼支放且茴茈等收草亦有干係豈得
不言倘或虧少誰與陪補今說不通况草垛在
場官攢人等得相覺察果是何年月日何人所
收豈不通知令文志貞詢問前草却稱劉潤不
知前情信口回說俱是楊恭不曾報官附餘草

東要與苗芜補作正數決無此理比先楊恭收草之時納户正耗數目之外豈肯多納緣後又有許多餘剩草東那與别人作數必無此事又称文志負不曾詢問當說恐有情弊其文志負正係監臨要官焉有不行詢問的確緣便分付申東之理劉潤係是本倉副使若不真知奸弊又與苗芜等衆無讎嫌豈不惧罪輙依文志負一言就行具呈况又不提到官對問前情是否虚實便罪有所歸却乃聽其單詞朦朧發落刻收受草東亭俗錢焉必有定數今称加添草東

未審有何弊例其放支簿籍應否附託款目存內苫蓋牆垣該用草束必須申明今称般草二百石未審承何明文不奉明文不行正支卻乃那移補藉其尚書等官參奏各犯顯有受財虛出侵費情由緣各官總管粮草必知情弊緣乃具奏令不見研問的確曲為招開中間恐有掩飾情由又查委官李宗達回称看驗得放過小垛舊點相同猶在內墻四圍俱係新草苫盖外墻鋪屡亦有新草補苫其添支鋘馬草束領草花欄票帖及供給簿上無数可查既称無数可查

所招前項支用過草數豈得的實及查王勉前
稱對文志貞勸說你我管的是錢粮重事只可
聽人說哄要人財物我鬬得你有些粗糙有伊
面紅嗔怒悻恨隨處駡說晃等所收草少比春
巡倉御史鄭文不知查考錢粮重體即以文志
貞所說虗情就將本倉副使劉潤用刑逼打著
令依文志貞虗情供寫首狀緣劉潤不知前情
被鄭文係將秉歷數寫晃等朦朧將先年劉澄
所收草束搭在晃等所收數內放支入方纔補勾
原數目有劉潤不知餘剩的剩字鄭文用手寫

剩字教寫首狀一紙遞與鄺文其文志貞亦將
前項虛情具呈尚書等情具告在官今不見聲
說王旻所訴前情是否虛實設若是實其文志
貞鄺文各有應得罪名若是告虛王旻高有誣
告之罪今却隱下前詞及作疑招朦問擬王旻
供明尤屬不當俱難準允
大理寺為放支草束作弊事刑部雲南清吏司
裴審犯人四名洪福宗所犯同前云云除審錄外案
照前事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罪未
明已經駁回再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得洪福

宗既將附餘草束添加餧馬蓋壙係是還衆官用有何規避不行附簿遺寫支用數目比時考同王晃收納之時若不虧折正數緣何隱情將别起草束那與作數况劉潤是原呈官員謝中韓祥等是支草人數正係緊關人犯今劉潤等既不行提到官送審支過草數又無簿籍可查止憑各犯一面之詞曲為招開問擬前罪事屬不當仍難平允

已出倉庫而未給散侵欺

大理寺為侵欺軍粮科斂草束銅錢等事據左

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參審犯人亞名裴錦佘歪驢所犯俱合依官物當給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貸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俱一十五貫律減等各杖八十徒二年李全冷四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俱杖七十除審錄外參看得裴錦明招與佘歪驢言說徐通二月分糧你關領在家可借我用了羅有佘歪驢將米與錦入己切詳徐通前項糧米佘歪驢已關去家即非在官之物裴錦不係放糧委官即非守掌

之人令余丕驢將關出粮米私自借與裴錦倉
用其裴錦亦審有何監守侵欺情由令擬前罪事
慮亦當難以平允合將裴錦余丕驢駁回再擬
送審內李全等三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
依擬摘發
大理寺爲分理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
吏司發審犯人十名淩中程團兒所犯俱合依
常人盜倉庫錢粮受中五十貫律減等杖一百徒
三年程團兒二十貫律減等杖六十徒一年抹
清監守自盜倉庫錢粮一十五貫律減等杖八

十徒二年王原若告杜雄要伊管兩收伊官絹
一疋銀二兩延滯不發得實杜雄合坐以官受
財不枉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折杖二百四十今止告杜雄不應事理
重者杖八十是實依誣輕為重反坐所剩杖一
百六十係剩杖止杖一百餘罪收贖減等杖九
十杜雄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
杖七十除審錄外查得卷內王原明告林清
將故軍程雄不行開報將伊幼男程園兒收粮
壁石在家役使又將故軍李車兒郭三郎李繫

等每月粮米俱被林清侵謀肥已今凌中却招軍人程雄病故就令伊幼男程團兒朦朧頂父程雄名字按月全支粮米林清因見程團兒年小乖角收留在家役使將程雄未開月粮每月盜支五斗入己止留米五斗與程團兒盜関食用成化七年九月內本所委林清放支本所第五百戶并第十百戶官軍月粮有本所操軍李車兒郭三郎及採打柴薪軍人呂崇各避難在逃各軍月粮不曾開除本所攢造本年十二月并次年正月官軍月粮誤將見操人劉四名字

失落不曾開寫本年十二月內中不合將郭三
郎該支月粮一石林清將呂縈月粮八斗各盜
関林清又將程雄月粮米仍前盜支五斗程圖
児亦仍前盜支五斗有劉四要関本名月粮中
等回不曾造伊在册就將李卑児亦開月粮令
劉四赴倉支與成化八年正月內中又將郭三
郎月粮一石林清又將呂縈月粮八斗及程雄
名下月粮五斗程圖児將粮米五斗各仍前盜
支入已本月內有打柴管事軍人傅本將呂縈
名該納柴薪去与林清追要林清將盜支過本

軍兩箇月粮內一石准作銀二錢五分付與傳
本代呂纂買柴納官訖餘米六斗林清入已切
詳林清係放粮委官鄧將逃故軍人李車兒等
月粮盜關入已以致王原告發俱係實情今宋
審緣何不行追究明白却憑林清一面訴詞既
將李車兒名下月粮招作劉四關去作伊本名
下月粮又將呂纂月粮一石招作付與傳本替
呂纂買柴上納其林清侵盜程雄月粮一石又
作常人盜倉庫錢粮招開止將盜關呂纂名下
剩米六斗計贓坐罪緣劉四與李車兒各營軍

役無相干涉今称林清等兵寫劉四名字在冊
却将李車兒月粮支與即係林清侵盜之数况
呂粲月粮林清先已盜関入已後将自已銀二
錢與傳本買柴今要開豁盜米之罪却称米一
石准與傳本办柴上納以致傳本訴称林清盜
関月米無從支調将本驀指俱是真情又捏程園
兒年幼既在林清家後使其未關月粮必是林
清接月全支入已今称每月盜支五斗止留五
斗與程團兒関用尤說不通且招内止称林清
放支本所第五百戶并第十百戶官軍月粮令

審林清却恁縣衛放粮委官一[illegible]干了[illegible]跡
是林清放支何獨程雄月狀[illegible]數顯
是要得脫免本犯滿貫重罪曲[illegible]是
不得已請張之詞似此問刑全無[illegible]燕審凌
中執称郭三郎無尸粮米中並不肯関支止曰
該司拷打不過逼與林清分認贓罪實是冤枉
緣係有詞俱難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冐支官粮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
犯人一名張勇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職官照例運灰完日

還職除審録外卷内查得先該指揮陶清等奏
称成化二年十月内停粮叩除事故在逃等項
共叩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出給實支付委官
百戶張勇赴倉去訖後該倉會簿内查得止叩
米一十石八斗四升顯是張勇將原出實收洗
改冒支官粮六石入已等因今張勇却稱千戶
何成見勇年幼輭弱要得盜関軍粮前來對勇
言説我本所軍人委故等六名俱各見在不該
扣米你若叩了我别軍人告你賠米是勇不合
依聴將實支内關粈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上

六字洗改作一十石八斗四升聽從何成將婁敬等六名共米六石自行関領本人詐説與各軍去訖切詳張勇係把總放粮委官既有本衛實收叩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部乃洗改冐関官粮六石其偷盗之情不言可知况指揮陶清等明奏張勇冐支官粮六石不曾関有何成名字今赤審縁何輙聽本犯一面之詞招作千戶何成挨伊洗改實收関粮等情却將張勇置之不問且何成盗関粮米張勇既不赴衛告明又行私自替改實收無此理守問恐有出脫張

勇重罪情由並又何成在逃未曾面對亦未審
憑何弊將張勇止擬前罪就行發落事屬不當
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冒支官糧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
犯人何成等二名何成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
錢糧但得財者八十貫律絞係為事脫逃人數
例該革職為民仍行兵部另取應襲子孫承襲
審無力照例做工滿日發回原籍為民張勇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
職官照例運灰完日還職除審錄外案照先該

本司問擬張勇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及何成未獲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何成明告張勇將叩除各軍月粮冒支本衛具奏張勇懼罪無由遮飾將成捏詐等情今招却称何成因見張勇軟弱對伊逼說我本所軍人妻敬等六名俱各見在不該叩來你看叩了我引各軍告你陪來張勇被逼不過只得依聽將實支洗改聽從成自行赴倉將妻敬等米六石盜關詐說給與各軍去訖其情切緣張勇比時止憑本衛造到文冊支放軍粮有何懼怕輙聽何成挾制洗

改文冊說若果被何成威逼何不赴衛陳告却
將實支便自洗改聽從何成益開軍粮中間顯
有通同侵欺情由却乃不行究問輙聽何成一
面之詞招田且招內情節全是田讓既称張勇
被逼不過恐怕違限送問只得洗改實支又称
張勇新近替職初委放粮不知利害情弊前後
招詞曲與掩飾中間慮有脫免重罪情由仍難
平允

私物當供官用在官未入倉庫而侵欺

大理寺爲拖欠草束等事擬右寺案呈該刑部

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王四等三名王四李秀山所犯俱合依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而未入倉庫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各斬各照例做工五年滿日問原依不應事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里長的決各寧家緣王四等招稱納完前項草束未經行查難便發落審畢將王四等通送本府查納完足送回依擬發落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得犯人王四等招稱催納草束各不合侵欺草價銀三十兩入己本寺審據王四李秀

山執称有舊役里長周原年老軟弱令王四與
李秀山僧徵地畝草束除納完外然內未完人
户趙信等四十户該草一千二百束各因貧難
無草陸續办草及各出銀市不等與四等買草
上納其中又有丁倒户絶之家存李秀山又將
自己小騾一頭肥猪七口先替買補當已納完
九百餘束止有二百餘束上納間不期周原回
被本縣比併不知四等納完草束告發四等隨
將前草納完並不曾侵欺草價問擬重罪實是
冤枉等情已經駁回再問去後今又問王四等

招將餘有錢布米麥侵欺費用仍問各犯前罪
送審切詳王四等先招侵欺價銀三十兩本寺
審出虛情駁回再問却乃轉換情詞改招侵欺
錢布米麥未審前項錢布米麥誰作出錢人户
顯是要入王四等重罪移情就獄故意據於詳
致各犯嘀究受屈莫敢伸言且王四等止替周
原催徵草束既非部運大户又非攬納之人今
既納完草束不過遲慢之罪而已有何侵欺重
情設若各犯果有侵欺重情前項草束未審何
人代伊納完况查周原狀内止是訴告王四科

銀費用不曾告伊侵欺錢布米麥又未審慮何
代招前情輒坐各犯斬罪事仍不當難以平允
冬衣布花　附議斷不當
大理寺爲違法侵欺係糧等事江西道監察御
史發審犯人一十三名未成所犯若奏高敏等
侵欺軍人布二疋花一斤八兩未曾經手高敏
等合坐以監守自盜四十貫律斬今處依誣告
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高敏依
非奉上司明文因公科歛所屬財物入己者計
以枉法論各主者通算全科有祿人三十五

貫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吳成依當該官聽從
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減等杖九十劉忠依自囑
已事於官吏避難事重杖八十本罪上加一等
律張甫林白劉住龍全俱依在京軍人在逃初
犯者律減等各杖八十周通依受財不枉法有
祿人二十貫律孫斌魏全徐士能俱依不應得
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
錄外參看得朱成明奏劉泰解通高敏等將成化
四年分在逃并爲事軍人張甫林等冬衣布花
臨関即除本所收領不期劉泰等將各人領狀

逼臣無奈分收入己設若所奏得實之屬革前事情其劉泰等止合坐以革後不首還官之罪今卻招称朱成將高敏等革前侵欺布花不爲只日朦朧影作革後坐以全誣罪名事屬不當况高敏尅落買草銀四錢入己該鈔三十二貫今作三十五貫擬罪亦屬未明又称指以打發勇士爲名科取鄭廣銀二錢就將數內銀三錢送與周通入己緣高敏科取之銀止該二錢卻將數內銀三錢送與周通未審從何增添送銀之數若將尅落之銀通論之則高敏止得銀三

錢緣何坐以三十五貫之罪且前銀四錢曰公
科歛後銀二錢非內公務科歛事既不同情亦
有異今却含糊擬斷以致罪不合律兼又覷全
招係餘丁例該做工等項發落却擬的决俱難
平允

大理寺爲侵尅倂穀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
審犯人四名高旺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粮
等物八十貫律絞朱敬楊勇孫春俱依不應得
爲而爲之者律宋敬孫春事理重者減等各杖
七十楊勇減等笞三十云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

楊勇明告本所委百户朱敬主放本年八月九
月分粮米被高旺誆縱朱敬在倉通同將勇粮
米二石冒關各分入己及思朱敬故將退出還官
布花鈔七分不行送官侵欺肥己等情令高旺
却招本衛委朱敬關給本所軍人布花鈔錠內
剩下逃亡事故軍人趙賓等還官布一十四疋
花一十斤八兩鈔三十錠彼時旺不合設計詐
對朱敬言說你賃人房屋住過只恐收藏不便
莫若放在我家穩當朱敬不合依允將布花鈔
錠與旺收訖旺就盜用無存本衛又委朱敬放

支官軍月粮朱敬曰不識字夹旺前去幫助是
旺欺伊懦弱要得作弊曰楊勇并指揮張智等
各去操備下屯不在就將楊勇名下米二石張
智等名下共一千四石盜関入已比與楊勇原
告情詞不同切詳朱敬係是監放委官布花鈔
錠主守在已既有餘剩之数自合呈衛收貯隨
即還官豈有聽從高旺欺哄盜用之理既是高
旺欺哄盜用朱敬緣何不行首官追理以後又委
朱敬監放月粮比時高旺係是為事人数朱敬又
明知高旺先前盜用布花鈔錠緣何又肯夹伊幫

助放粮及至被伊盜閗冬入粮米緣何略不阻當
且高旺幫助放粮盜米一十六石其朱敬正係放
粮委官却無升合入已此等情節全說不通顯是
各人通同侵尅粮米入已今見高旺係是巡官應
該革職買求指認出脫重罪况楊勇明告朱敬
侵尅布花月粮等物設若果虛亦有誣告之罪今
却兩相解釋止擬前罪俱屬未當難以平允

顧役侵欺及不覺被盜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右寺案呈該雲南道試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四名周興沈清何興張清所犯俱

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粮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
罪八十貫律各絞各照例做工五年滿日各着
役隨住緣各犯俱係偷盜官物及節該奉
欽依都察院問得明白來說事理奏
請發落除審録外參看得周興明右器皿廠作
頭丘琢等顧興與沈清何興張清在廠併二成
造光禄寺漆碗等器興等不合偷盜金箔銀珠
出外貨賣切緣各犯俱係顧役之人侵盜在官
錢粮自有正律今擬前罪亦屬未當况各犯又
係錦衣衛委官奏奉

欽依送問人數議擬項下自合查列明白今不查
出前因不見是何衙門奏奉前項
欽依事理尤屬未明且閏興等既犯前罪本後例
當請
旨為允今係奏
請發落亦屬差錯兼查卷內本道行移工部查出
巡風吏與孫安等姓名緣各犯正係不覺被盜
有罪入數今招內却稱採得孫安等賍熟偷出
前物照出下又稱孫安等另行仍欠停當俱碍
類奏

官銀

大理寺為違法侵欺官銀事刑部陝西清吏司

發審犯人三名于林所犯合依受財枉法無祿

入一百二十貫律絞李祀凌禎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李祀係餘

丁與于林各照例做工凌禎係職官照例運灰

各完滿日各還職隨住除審録外參看得于林

明招嚴宗兆等央民匠金原等在李祀家用銅

鉛換和官銀金原得銀一十五兩內將銀二兩

與李杲作房錢任從在伊房內換添銅鉛緣李

祀明知金原等侵欺官銀却乃接受銀兩不行
首告縱令在家逐一侵盜明有受財枉法情由
況傾過官銀一二日之間豈有得房錢銀二兩
之理顯有通同作弊情節今不究問明白止擬
前罪事屬不當難以平允除將李祀駁回再問
明白送審內于林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
先行依擬發落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
人四名王信所犯合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
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收掌在官若侵欺者

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照例送兵部
轉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回衛革去管軍管事
帶俸差操陳斌若告鄧剛串同王信侵欺伊銀
絹入已得實鄧剛與王信同罪合應依誣告人
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致仕官
招年七十之上依律收贖鄧剛依手足毆人成
傷者律減等笞二十係管事官照例運灰完日
與供明馮鑑各還職著役除審錄外卷內查得
陳斌明告百戶鄧剛串同千戶王信將伊折俸
銀絹節次侵欺入已今王信却招成化二年六

月内本衛関各官春季俸録是信領下到所給
散閒本所差委百户鄧剛前去通州放粮信將
百户陳三俸銀揹以還債爲由侵欺五錢止將
四兩給付伊父陳斌收領後又將陳三俸絹一
丈六尺侵欺入已止還伊絹四疋九月內本衛
差委鄧剛関領本所隨絹俸銀到衛信又領回
到所給散陳三該銀一兩一錢二分五厘信將
銀一兩與陳斌收領餘銀一錢二分五厘信又
侵欺入已切詳春季関領俸銀之時鄧剛差委
收粮固無侵欺情由以後九月関領隨絹俸銀

鄧剛却係委官在所給散額有侵欺之情今據
王信一面招承前項銀絹俱是本犯自行侵欺
却称鄧剛不係委官並無相干中間必有言未
脫免重罪情節况王信既招本衛差委[illegible][illegible]閲
領隨絹俸銀緣何又称鄧剛不[illegible]委官前後情
詞自相矛盾且鄧剛若無侵欺銀兩情由因何
在所就將陳斌打傷中間情弊顯然今問前罪
難以平允除將王信鄧剛陳斌[illegible]口等問明白
送審内臣監審擬合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先行依擬摘
發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湖廣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何隆等名所犯俱合依
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散但有
入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四十貫律各斬俱照例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
還職張瑾依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
人四十貫減一等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沈俊
張安供明云云除審錄外查得沈俊告稱成化元
年四月內借到校尉張瑾銀伍兩六錢言將本

年夏季俸銀八兩二錢與伊關支不期張瑾通
同委官何隆將俊夏秋二季俸銀關領去訖其
冬季俸銀又被委官徐銘交通債主張瑾關去
及查張瑾訴亦稱沈俊揭借本年夏季俸銀八
兩已還不開外後又借銀八兩訪得本官該關
冬季俸銀同去委官徐銘處交還回家等情切
詳沈俊止借張瑾本銀五兩六錢其張瑾却將
沈俊夏季俸銀關領准債又將本官冬季俸銀
盗關入已恐有應得罪名今欲照張瑾重罪
却招徐銘等俱怕帶俸四錢許銀三錢六分張

瑾叅認捏詐罰曰設君[illegible]皷韃[illegible]到徐銘家
関領罰銀豈肯受銀三錢[illegible]徐銘另
招將張安俸銀一兩三錢[illegible]入己已該[illegible]功
又何必將銀送與張瑾[illegible]八兩[illegible]
免帶俸中間情節[illegible]不通且[illegible]徐
秋冬俸銀本官関[illegible]領去
亦有證佐可查今部[illegible]行[illegible]何
徐銘有詞不肯[illegible]辨[illegible]徐銘[illegible]詞[illegible]打
要伊招認況俟冬季銀八兩都[illegible]張瑾置之不
問通屬未明難以平允

私鹽拒捕

大理寺爲鹽法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一名方英所犯合依犯私鹽拒捕爲首律斬秋後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詳擬外參看得方英招称不合糾同令在官軍餘李廣等各買私鹽行至滄洲還令在官巡鹽總甲王鳳等捉拏是英高叫李廣等并不知姓名男子一百餘人各不合拒捕將王鳳等打傷被王鳳等將英捉獲送州解赴巡按劉御史案仰本州會問本州失於仔細不曾會問又不

合將英等一槩問擬斬罪申院有本州官吏自
覺差錯隨即檢舉巡按御史劉將英問擬斬罪
李廣等徒罪摘發等情切詳方英等雖是販買
私塩緣各犯拒捕之時內有不知名男子一百
餘人未審是否方英爲首將王鳳等打傷既是
方英爲首將王鳳等打傷緣何本犯又被王鳳
等拏獲況比時巡捕人少拒捕人衆其總甲蘊
智馬四等既被方英等打昏在地其餘人等見
勢凶惡奔走不暇因何又能捨命上前將方英
等捉住以此招情揣說不通中間應有别項情

由凡滄州官吏雖称失入李廣等罪名既已檢
舉律合免問緣何招內又加不合招眼判李廣
等既称先行摘發緣何又招今在官李廣等語
况奏本既係是對
上詞語應否宗寫巡按御史劉字樣兼又議擬項
下止是方英一名應否仍引爲首律文俱欠停
當通碍類奏
巡捕私塩殺人圖賴
大理寺爲私塩拒捕殺人等事廣西道監察御
史閉詳犯人一名孟斌所犯合依原擬故殺宣

弟者律絞秋後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紊詳外查得案內先該孟斌奏稱巡鹽到於
冦家口子見船一隻訪是老幼王勝鹽船吽同
弟孟海等跟至伊家門首拿住將塩交官間被
伊男王勇及伊外甥張旺等駕船趕上張旺發
惡喝令前衆亂打將孟海打落下水各散去訖
及周林亦奏孟斌吽林言說有巡塩軍人張旺
毋舅王勝私塩船隻過閘是林同孟斌孟海等
將王勝并私塩拿送小直沽批驗所交官不期
王勇張旺等各執凶器駕使小船行兇前來打

奪當被張旺將孟海打落下水等詞令孟斌款
招叫同堂弟孟海堂對孟英齊巡鹽軍餘周林
等撑駕小船至一更時分將王勝拏住綁在鹽
船倉內有王勝外甥張旺等出門叫罵斌等撑
駕前船行至北門馬頭裏將王勝打訖數次見
浮傷重扈恐致死要將孟海打死圖賴正遇王
勇等撑駕小船飛赶前來高聲叫罵住了斌恐
劫去王勝又見孟海棹船遲慢不合乘機喚令
叔孟英用棹橹將孟海沿船赶打兩遭跌倒下
水孟海隨即攛出水面扳住船邉言言大哥救

我斌恐伊跳上船來就用木棹打孟海耳根腦後打訖數下推戳下水身死王勇等聞知打死孟海俱各棄船逃走等情比與原奏情詞全不相同切詳孟斌巡捕私塩將塩徒王勝捕獲雖称将伊打傷緣王勝係有罪之人又未至死孟斌有何惧怕輙便要將堂弟孟海打死畾賴況王勝被綁在船伊男王勇等駕船飛趕前來刼奪比時孟斌惧怕刼去棹船不及又何暇唆対孟英將孟海沿舡趕打且孟英係孟海親父當此之時止是捉拿塩徒在船別無大故父子之

情豈肯便聽孟斌一時唆使輙將親男赶打下水既是孟英行兇用棹櫓打落伊男下水及至孟海攛出水面孟英緣何不將棹櫓毆打又待孟海用木棹打昏入水纔方身死設使孟海果被孟斌打死在水比時夜深昏黑王勇等赶來劫奪王勝緣何便知孟海已死棄船逃走蕭查張旺等奏詞俱不曾開称孟英在船捉拿王勝今見孟英在監身死無憑對証就行招出孟英赶打孟海下水緣由中間情節全未明白係干人命重訪知乃不究實情含糊問招出罪有碍

題奏

匿稅一款查別案問結[illegible]

大理寺為不應事據左寺按呈該貴州道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一名吳寬所犯合依誆騙人財
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律
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送工部做工滿日著
役查得先該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同知袁彬
等奏稱劉真吳寬等一在東直門外宣課司把
持吏典巡攔強放猪羊入城勒要客人銀
兩等因奏奉

聖旨拏送都察院好生打著問欽此欽遵今問另寬前律緣係鄭該奏欽依好生打著問人數請旨除審錄外恭看得吳寬明招客人彭四錢銘等陸續販到豬一萬三百餘口羊五百餘隻寬與劉真誆取各人銀一百一十兩內將銀一十九兩九錢買鈔九千四百一十貫銅錢七千五百三十個赴宣課司投稅餘銀均分入己切詳彭四等販豬一萬二百餘口羊五百餘隻該納稅錢豈止前項錢鈔今彭四等所賣銀一百一十

两係是該納稅課之数却被吳寬爭不將稽半
實数赴司開報筏稅盡將銀两隱瞞侵欺入已
據此情犯自有正律可坐今擬前罪事屬未當
況查先該刑部四川等清吏司節次問得犯人
魏喜等招称將客人張鑑等販到猪隻筏稅銀
两尅落入已俱擬監守自盗論斬罪已經審允
發落去訖今吳喜所犯正与魏喜事情相同擬
罪不一緣係節該奉
欽依好生打著問人犯事處未明難以類奏

私債

大理寺為勢要殺占妻女謀陷資本等事江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六名高後張鳳告薛樘將伊鎖打勒要周氏准與為妾薛占得實本人合坐以豪強之人以私債准折人妻因而姦占者律絞今虛捏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薛樘合比依豪強之人以私債強奪人產業估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坐贓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周氏薛福壽薛寧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參看

得高俊明招薛樘喝令家人薛福壽等將俊与
張鳳鎖住亂打俊等就將銀二十六兩交與收
訖有薛樘進入房內將箱籠打開奪去銀一十
小錠重五十二兩方將俊等躲放等情切詳高
俊等揭借薛樘紬二千疋已還本剩銀二十六
兩別無短少私債今薛樘又將谷人打罵因而
奪去銀五十二兩前項銀兩既不係高俊等產
業又不係私債多餘之物却乃比附前律事屬
未當況薛福壽雖係薛樘義男緣本犯招將高
俊等鎖打係是侵損于人亦難免科通碍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揆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劉全所犯合依私家拷打者律減等杖七十張政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笞三十白成供明云云除審録外査看得劉全明招私放錢債每月取利不過三分今馮縣等於天順五年八月内借到劉全銀一百四十五兩至次年四月内已還過銀二百二十兩伍錢以三分計之本利之外未審有無多取之數以後劉全又節次勒取馮縣等馬匹等物亦未審是否多餘之利今不追究明白原情定

罪知乃信憑劉全妄招經今四年之上應該一
本一利又欲憑勝等再出銀兩尒還似此問斷
不惟出脫重罪又且故縱貪心事屬不明難以
平允

盜供佛寶物

大理寺為偷盜金銀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福
建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十九名姜海所犯合比
依盜
大祀饗薦玉帛牲牢饌具之屬者律斬決不待時
徐宗正依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

自號端公煽惑人民為首者律該秋後處决徐

震為從減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招年十

五以下依律收贖阮慈等四十四名俱合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犯在成

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赦宥以前免罪各還職役隨住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

司將問得姜海等招罪緣由具題成化二年二

月初七日奉

欽依是擬了罪來說欽此今擬各犯前罪緣姜海

等三十三名係內官內使姜海係比附律條徐

宗正條軍職論功定議及于姜海俱重刑并部

該奉

欽依擬了罪來說事理遵行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姜海明招不合在於

大善殿偷盜佛前供養金銀圓寶恐有三律可坐

今卻比依盜

大祀饗薦之物坐擬前罪切詳

祖宗制律之意蓋以大祀

天地不可不謹其玉帛之類臨祭被人偷盜故處

以斬今姜海偷盜佛前供養金銀圓寶卻比前

律不惟與律相背抑恐用法不當以致姜海孫
究不肯服辯況阮德等四十四名雖擬杖罪議
擬下不見減等亦屬朦朧俱礙難奏合通駁回
再問停當送審

失誤軍機　二款

大理寺為懷奸畏縮貪暴不恤等事據左寺案
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五名李某所
犯合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
而失誤軍機者律斬秋後處決孟璵李璃俱依
監臨官挾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計贓准不枉

法論有祿人俱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內李瑀知
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得贓罪二等律孟瑀
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李瓛減等杖八十徒二年
蕭潔王清俱係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
減等各杖七十緣李瓛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問擬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納草已完今又問
前罪依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勿
論孟瑀蕭潔王清俱審有力各照例運炭完日
各還職查得先該刑部擬奏要將李杲等一干
人犯提解赴京會同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會

問明白奏
請發落節該奉
欽依李杲失機貪暴情重幷李瑞等五名著都察
院出批錦衣衛差官孥將來欽此續該錦衣衛
千戶任瑄將李杲等孥解前來該禮科官引奏
奉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今問前罪緣李杲係應議
官員及重刑李璵係方面與蕭潔三清孟璃俱
軍職論功定議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李杲招稱成化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有達賊三萬從定邊營入境是杲差都
指揮劉英同李福等官軍一千五百名同去殺
賊陳价張榮曰賊勢重再三議阻杲不合不從
再調叅將王安朱榮俱到興武營策應本月二
十二日有彰武伯楊信咨称奉
勅動調寧下官軍赴延綏殺賊杲意要自專不肯
與楊信會合說称我做了總兵官又受別人節
制不合推称眼病延綏不去至二十八日纔到
興武營以致失誤軍機被賊在彼邀趕人口頭
畜出境等情切詳李杲先因達賊入境既已不

總陳俞等議阻調撥官軍前去與武營交應緣
何又稱推託賊族延緩不去至廿八日巡到鎮
武營以致失誤軍機未審與武營是否李永所
轄地方應否李杲親去策應惟復止該調撥官
軍前去李杲雖稱已承移信調遣未審比時揚
信咨文有無進兵定期及李杲到彼之時曾無
逾違期限況其失機又未審果因李杲違期不
進以致失誤軍機惟復本營官軍自行逗遛以
致被賊搶掠兼擬本犯失誤軍機又不明開是
可月日在何地方與賊交鋒李永不來策應被

賊殺死官軍若干擄掠人口若干搶去頭畜若干今却止称失誤盤獲被賊邀遮人口頭畜出境別無失機罪逆又無邀赶人戶頭畜數目坐從本官前罪事屬未明又况岑紀照得前罪其後處該管并該管地方參將等官未審作何處置亦不見照出另行又招二十大日左參將韓斌差人瞭見黃羊頭達賊數少徑去追赶行至乾溝見被賊殺死都指揮劉英等官軍二百三十三員名搶去馬八百八十一疋緣劉英等係李景亦承楊信調遣之來巳差前去策應以後

韓誠失機李杲不曾在彼親督進兵其與前項
罪名似不相類又扣夜不收任四四報說達賊
將夜不收常帖木射死杲差夜不收佘三合兒
等前去哨探被賊將殺內高文兒殺死搶去馬
疋緣夜不收報有聲息李杲差人哨探被賊殺
死今作失機與律不合以致李杲延日執稱冤
枉不肯服辯通得類奏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爲懷奸[illegible]不忠等事該左寺案
呈該陜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三名李杲所
犯仍依原擬領兵[illegible]奏請還不依期進兵策

應因而失誤軍機者律斬秋後處決孟璵李瑀
俱依監臨官仗勢僨借所部內財物者計贓准
不枉法論有祿人俱一百二十貫罪止以內李
璵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詞減罪二等律
孟瑀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李璵減等杖八十徒
二年蕭潤三清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同前云云除審錄外案照先該
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
云後今又送審參看得李昇招稱成化元年十
一月十七日有達賊三萬從定邊營參將韓斌

所官地方入境是杲先差土官指揮李福官軍五百員名前去策應後杲同都御史陳价等到靈州是杲畏縮不去又差劉英等同李福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同去策應陳价等議阻杲又不從節次又調右叅將王安及西路叅將朱榮馬隊官軍俱到興武營策應比及朱榮等到二十六日韓斌差人瞭見黃羊頗達賊數少同王安李福劉英前去追趕行至地名乾溝兒與賊對敵不期賊人數多將李福射傷劉英等官軍二百三十員名殺死馬八百八十一疋搶去依此

招詞其李杲止是畏縮不去及不聽議阻與今
所擬罪名全不相合又招本月二十二日有彰
武伯楊信咨称奉
勅動調寧夏官軍赴延綏殺賊是杲推称眼疾延
緩不去至二十八日纔到興武營駐劄以致失
誤軍機被賊在彼往来邀擄人口馬畜出境杲
被王清等奏發差官體勘之時不曾開數在官
杲亦失記的數無從招出等情切詳李杲既充
總兵官未審總兵官是否領兵聽調人數楊信
咨称赴延綏殺賊未審興武營是否延綏地方

失機況調軍殺賊必有定期失誤軍機豈無顯迹今李杲止稱楊信動調寧夏官軍赴延綏殺賊不見開有進兵的確期限何以謂之不依期進兵策應李杲止招被賊在彼往來邀赶人口頭畜出境不曾開有多寡數目何以謂之因而失誤軍機且失機必有地方今稱被賊在彼往來未審是何去處重刑要問真情今稱杲亦失記的數未審何以服人自來法司問囚務遵

祖宗法律今李杲所招情詞全與律條不合卻乃移情就獄恣意牽合實視死刑有如兒戲以致

本犯仍前執抝究枉不肯服辯係干重刑有礙
題奏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盜賣買補官馬

大理寺為盜賣官馬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常課兒王慶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律常課兒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王慶減等笞三十俱操軍各的決著役除審錄外參看得定邊衛光據管隊百戶龎彪呈稱軍人常課兒供稱心生奸計將騎操紅沙馬一疋串同軍人王慶賣與民人張傑得銀八

已等情送來該司究問本司二次行據該衛經
歷司田称常課兒將原買補紅沙馬一疋赴該
營把總指揮張鐸處看中收支草料方曾印烙
騎操下場私自盜賣並不係退下不堪馬疋緣
肴驗官員并造冊收支草料等項俱係在京伍
軍楊威營把總官處執筆並不經由本衛無憑
查報等因該司又不行移該營查勘是否看中
馬疋有無関支草料却將常課兒押去該衛認
拏結勘之人以致本衛不得已又將常課兒取
供捏作退下馬疋不曾関支草料就行朦朧問

結出脫各犯盡罪切詳帶課兒先在百戶處
處自行供称盜賣官馬以此送來究問今在該
衛却又自行供係退下馬疋不曾關支草料前
後供結只憑本犯一面之詞以為出入其該衛
回報之言全不憑信此等問囚是何道理且看
驗馬疋必有把總官員放支草料必有印信文
冊皆可查勘今却展轉支離含糊發落設若果
是退下馬疋不曾關支草料其原呈原勘結官
吏人等俱合有罪今亦不行追究應否參提問
理俱屬未當難以平允合通駁回查究明白具

附送審

馬船 附妄加名語

大理寺為陳情乞

恩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十三名田聚

馬廷瑞所犯俱合依詐傳

詔旨者律田聚為首者斬秋後處決馬廷瑞為從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阮剛于深張山胡海俱

依詐称官司差遣而捕人若得財者計贓准竊

盜從重論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一百二十貫

罪止為田聚從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

半謝欽依詐爲眞餘衙門文書套畫押字者爲
田聚從减一等律减等杖八十徒二年譚福住
章瑄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减等
各杖七十緣田聚及與馬廷瑞阮劉于深張
山胡海俱係詐稱錦衣衛官校在外體察事務
欺誑官府謝欽係詐爲内使批文情重人犯俱
難照常例發落除審錄外參看得田聚明招假
寫田太監揭帖賫赴兵部車駕司與郎中章瑄
詐說尚膳監田太監使我來上付大人有快船
討一隻前去河間府踏勘田土章瑄不合聽從

擅將快船一隻撥與萇情依此招詞韋瑄顯有
聽從囑託情由況查天順八年正月十二日節
該欽奉
詔書內一欵南京馬快船隻赴京公幹除例該聽
候半年外其餘有裝運物料前來到京者許令
總小甲將原領勘合赴部投收伺有內外差使
官員奏開合用船隻數目該部方許依數差撥
以遵舊制欽此今韋瑄不曾奉有奏
准事理擅自撥與田聚快船未審有無違例情由
今擬前罪事屬未當且田聚又招令爲送瑞捏

寫錦衣衛駁批二紙緣係詐為各衛指揮使司
文書恐有別律可坐今擬前罪尤慮未明無又
法司問囚不許深文妄引參語亦有
詔書事理禁約今田聚等雖係情重人犯卻參難
照常例發落字樣未審於例有無違礙俱欠停
當難以覆奏
偷盜官木
大理寺爲奸貪違法挾讎陷害等事刑部四川清
吏司發審犯人十名蔣琮所犯若告孫佐盜去
官絹二十疋直鈔一千貫得實孫佐合坐以監

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粮等物四十貫律斬今示
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
係匠人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拘役滿日掌
去作頭當匠孫佐石臨孫道錫許成王神保藍
驢狗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
十示云陰審録外卷內查得孫佐呈訴作頭蔣琮
在廠巡風將私木板一塊假批珎蓋著料四字
著令班匠王神保藍驢狗及不知名男子二人
扛擡出廠本職撞見不知名男子二人走躲上
辈王神保等供称是蔣把總說夜来巡風這早

晚大人逕赤來你兩個將板枋送在我家若有
人問只說送先孫青用等情令將琮印招厨役
孫道錫等到廠稟說尚膳監廉內官着來討杉
木枋做祭卓要江宗孫孫佐准信當與琮眼同遜
錫揀選木枋一塊批寫你盖署斜四字在上又
對孫佐稟說明白著人擡來次日孫道錫到廠
是琮不合自行主張喚王神保等擡木出門問
孫佐擡見將王神保等捉獲打問來歷是琮向
前分說有孫佐帷琮擅自發木將琮責打孫佐
又隱下孫道錫討木實情將琮誣捏偷盗木枋

逼令王神保妄供等詞切詳孫道錫既曾到縣
討要木枋孫佐又自親許明日着人擡送次日
王神保等擡出前木孫佐撞見有何驚異却將
王神保捉拿打問來歷偷盜木枋及又呈訴蔣
琮王神保等既知擡去光祿寺官木因何憑空
供出蔣琮偷木情由其不知名男子二人既是
雇伊擡送官木緣何丟棄奔走中間情弊不無
可疑顯是蔣琮偷出前木無由解釋却將原內
官取討公用之木妄指遮掩事屬未明豈不枋
一塊止計價鈔一十四貫尤恐太賤俱難平允

強盜

大理寺為分理等事據本寺擬呈該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八名蔣能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謝健等七名俱供明〻除審錄外參看得蔣能明招謝健等將帶貨物前來能家前房投宿當夜三更時分有弟蔣弘等點燈量豆忽有強盜打開前門板搭進入將謝健等亂打劫去銀貨文引等物從後墻跳去謝健等哭說劫去文引怎麽得了是能回說文引賊人不要好身去下次日尋至後

院果見文引在彼切詳強盜打劫必乘人之不
備今蔣弘等既起點燈邊亘合賊豈敢驟入打
劫恐是蔣能等以點燈爲號串同各賊入房劫
乃故意藏躲且謝徤等在于前房宿歇各賊打
開前門入房劫得財物就從前門出去至爲順
便緣何便知熟路又從後房越過院墻走出從
後越墻之時未靜盜所必甚慌張何暇點檢所劫
物件卻將文引丟在院內況各賊丟下文引在
院蔣能如何預先得知就與謝徤說稱文引賊
人不要好了丟下今文引既在其家院內蔣能

等又不吽識羿賊事誠可疑兼查卷內次甲人
等供稱本夜各家並無犬吠人鬧不知強劫情
由中間情節尤可推詳刻招內並無范氏姓名
今小招却開本婦貫址擬作供明發落又不知
范氏係是何等人犯俱屬未明難以平允

一因強盜強奸

大理寺為印信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
吏司發審犯人二十一名玄覓麗玉所犯俱合
依同盜而奸者罪亦如竊盜臨時有拒捕者律
擬斬俱秋後處決劉政依越度關津者律擬等

杖八十胡恭魏敏王忠張旺王甬通尹廣李興
趙迪徐來善田廣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劉政等八名俱斗級田
廣係門子各的決趙迪係職官審有力照例運
水和炭完日徐來善係徐興寧男依家人共犯
免科李賢李旺寇端孔欽張琦林氏舒氏俱供
明各還職肄業著役寧家隨住内玄晃龐三俱
重刑請
旨除審録外參看得玄晃招称教諭徐子寧許令
斗級胡恭等前去種田打柴等項節次潜開官

倉盜去米麥二百餘石却捏新任訓導趙迪与
倉隔壁署印半月始称錢粮短少令學生員每
名散曆一本索銀一錢又令冕同龐玉說与蔡
生員鄧洪趙訓導索要銀子冕同龐玉與人揚
說徐先生有兩箇好女兒若招我每做女壻与
他証佐趙先生散曆日至成化元年六月初六
日冕同龐玉与徐與寧妻林氏索要酒吃無有
毀罵被林氏告縣捉打發落本月二十六日冕
与龐玉議說我每被徐姓累無有盤纏今夜去
他家刼些〃財物本日申時分冕与隣人孔敏等

在本家門首乘凉黃昏時分晃入城與麗玉相
約至三更時分各拏磚石木棍同到徐与寧門
首拔下頭帶鉄簪將伊前門栓撥開進至二門
内又用石塊打開進入西間將伊女徐二姐採
住說称我們是強盜有銀子與我曰伊喊叫拖
下地下要行強奸徐二姐目穿小衣扯住衣帶
不曾成奸當有舒氏聞知窓内窺闞忽有電光
照見晃与麗玉面貌晃等又到東廂房内有徐
来善妻舒氏在抗赤身蓋被宿歇晃与麗玉各
行強奸一度等情切詳徐與寧既是偷盜倉粮

二百餘石竊開官倉囤非一次搬原米麥亦非
一人今却止招討令胡恭等出外種田打柴俱
不知情不見招出盜粮之時果是偷開倉門惟
復剜墻進入若是偷開倉門本縣經收錢粮官
吏未審有無印信封號開倉鎖鑰未審原係何
人收掌若是剜墻進入未審止是徐興寧一人
為盜惟復雇倩何人挑擔出倉且偷盜前項米
麥數多徐興寧私家食用不盡未審藏在何處
惟復賣與何人專屬滕瓏玄冕雁玉既為強盜
必是糾合人衆統執打劫今止二人又且平日

熟識緣何就敢打刼徐与寧家財物去晃既要
商議打刼緣何申時分尚与隣人孔敏等在家
乘涼令称黄昏入城到於龐玉家飲酒了畢同
到本學東齋號房宿歇比時夜深學門必然關
閉豈得進入號房必有人歇豈無知證況進前
門之時雖称將鈌鑽撥開門拴進入緣三更昏
夜時候亦審曾有何人在傍知見門拴亦非鈌
鑽所能撥開及至二門又用磚石打開豈無左
右隣人知覺各犯既是同謀要刼財物去路上
做甚經令於上盗之時緣何不刼一物止將婦

女強奸且去覓等先進入西間內將徐二姐採
打吽喊要奸司穿小衣扯住衣帶不曾成奸其
舒氏在於東廂房內聞知強盜打劫必然起身
穿衣藏躲緣何公然在炕赤身蓋被宿歇以待
去覓等輪流強奸兼且徐二姐年幼軟弱其去
覓等既為強盜若要強奸扯去小衣何難之有
令以幼女能拒強盜其舒氏係是年老婦女却
被各犯輪流奸宿此理全說不通上盜之時去
覓既將徐二姐採住口称我是強盜等語各犯
平昔在伊家往來熟識伊母同在一家睡臥必

然識其声音豈有直至電光照見纔方識認況
電光閃爍恍惚難明林氏豈能便見玄旯等面
貌其麗玉等告称林氏恨伊不與誣證趙迪挾
讐告害中間情恐真實又查趙迪先於五月二
十八日呈称徐与寧将女徐二姐徐三姐許招
無籍生員玄旯麗玉在家既夕通往与伊男徐
来善等演習拳棒各犯亦招徐與寧見旯与麗
玉平覺時常喚旯等在家往来又令下鄉撒放
黍穀等回令於六月二十六日夜却称玄旯等
打劫強奸舒氏中間豈無別情林氏等又招在

房聽知舒氏喊有強盜打劫比時地方大甲人等來拏必是人衆玄晃龎玉不過二人又無器械可以當時拏獲緣何被伊脫走直至林氏告發終拿龎玉一人到官事尤可疑今坐玄晃龎玉前罪以致各犯執称冤枉連日有詞不肯服辯係干重刑難以平允

強盜傷人自首

大理寺為強劫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高朗孫四房七兒劉禍所犯俱合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

旨斬決不待時內劉福係自首強盜依律免罪
還職及與高朗等三名俱重刑通行請
旨除害錄外叅看得高朗明招糾同付寬等打劫
軍人華榮家朗同劉福明火持仗進入房內擥
出華榮打倒在地後又同刼富戶周瓚家朗等
將伊妻李氏打倒戳傷右手被劉福首發切詳
劉福強刼罪名雖准首免其打傷失主係是侵
損于人未審應否唯其自首今擬免科事屬未
當况本犯節次行刼雖係自首緣身爲強盜事
干行止又未審應否仍令冠帶今擬還職尤屬

示明難以平允高朗等事有干對合通駁回再
問停當送審
强盜辯明
大理寺為豪決重囚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人四名張俊所犯合依原擬強盜已行而但
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斬決不待時楊玉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審無力的決
張能張宣供明各著役隨往查得楊玉張能張
宣先問强盜得財斬罪該都察院等覆奏處決
人數今辯楊玉杖罪張能張宣供明緣張俊係

重刑及節該奉
欽依都取田來法司與他辯了處置事理請
旨除審錄外案查先該浙江道問擬張俊俱犯該
強盜得財斬罪已經通類奏
請回報去後今又送審查得卷內先該都察院會
同多官審得張俊等無詞服罪又該刑科官三
覆奏押赴市曹處決間數內楊玉令兄楊春抱
訴冤枉
欽蒙取回手問切詳楊玉訴与張俊有讐被其誣
陷事尚未妥處的其張能張宣節次問審俱已

諭情服罪別無冤枉情詞未審憑何止憑各犯
一面供詞翻異原招輙准行勘况張俊雖招不
還楊玉豬隻米麥等物張能雖供孫廣欠伊銀
兩俱各爭打有傷張宣雖供与張俊鬬親被孫
廣妄指同盜各犯既有前項情節比先對問之
時因何不露一詞直至押赴市曹處决幾方供
訴前情且比時孫廣已死未審憑何對證俱作
孫廣妄攀兼又同謀打刼未必止是孫廣等三
四人而已今乃不行從實追究的確緣由輙憑衛
所官吏勘合情詞擬各犯放罪供明以致張

俊乘機亦要脫免執稱究枉逮日不肯服辯[illegible]

誠欠當弃照楊玉招係指揮家人犯該前罪例

合做工今擬的决尤屬未明合咨巡駁回另行追

究勘提對問明白送審

竊盜拒捕

大理寺爲強劫事廣東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二十六名張聰所犯合依竊盜臨時拒捕傷人

者律斬秋後處决翁政依誣告人死罪未决者

律沈忠等五名俱依豪強之人求索所部內財

物者准枉法論俱無祿人减等律唐試周妙真

俱依和奸有夫苑貴李瑾張沿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王貴依弓兵苑畄贓物罪上律俱減等二二除審錄外參看得張聰明招手拏木棍一條潛到張沿鋪內用棍挑門進入偷出皮底不期張頂兒驚醒声叫拏賊聰又用棍將張頂兒眉上戳傷一處依此招詞其張聰上盜傷人自有木棍令張沿既將張聰捉獲送官緣何又將在鋪折棍一根妄作遺下兇器求審張聰原執木棍作何發落前後情節自相矛盾況張聰既招翁政唐斌不曾與伊同行上盜自

何又将翁政唐斌擬作張聡同起人数亦欠停
當且唐斌雖称與周妙真鄭次奸宿縁非奸所
捕獲律有明條今擬前罪尤欠明白係干重刑
有碍類奏

竊盜臨時傷人共盜不曾助力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
吏司發審犯人二名李旺所犯合依共謀為竊
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強盜但得財者不分首
從律斬洪不待時韓通依盜馬騾者計贓以竊
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為從減一等律減等杖

九十徒二年半係民人初犯於右小臂上刺竊
盗二字遞回原籍官司收擬衛要驛遞照徒年
限擺站滿日充警內李旺係重刑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李旺雖招上盜之時韓通在
外把風不見招出各賊用磚亂打之時韓通
在外有無得知強刼情由今擬前罪事屬未明
況擬李旺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強
盗緣李旺等既已同行為盗未審另有誰是不
行之人妄引前律尤屬未當再審李旺執称寃
枉不肯服辯俱碍類奏

湖四

天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河南
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劉真所犯合依恐嚇取
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六十貫加一等律減
等杖七十徒一年半除審錄外叅看得劉真
明吉有男子領一婦女在張通家奸宿爭鬧真
係近隣將男婦捉到兵馬司夜晚不收將領男
兵呼與總甲戴王等收鎖鋪內問係奸婦孫氏
奸夫劉浩鎖至五更時分被高林等帶領七八
人將大夫任文打倒刼奪去訖切詳劉浩孫氏

若果通奸劉真挾到兵馬司日夜不收子兵吽
同總甲鎖在鋪內即係在官有罪囚犯卻被高
林等八人將夫夫打倒刼奪去訖該前所告是
實高林等當坐以刼囚之律今既涉虛則劉真
明有誣告人死罪未決之罪今該司卻乃支離
其說妄稱劉真折官司差遣應該勾攝孫氏等
罪入孫氏非有罪囚犯不應高林等打奪擒獲
言詞併謬道理乖違覆是察問官吏不諳刑名
罔知律意要得出脫重罪卻乃飾詞回護中間
恐有別情且劉真既招平昔飲酒撒潑欺打罪

人曰奸傅氏不從故拿乎人送問既嚇劉浩二
物又捏虛詞妄告罪惡昭著情犯深重若不從
重科斷何以懲戒兇頑未審本司回何長奸縱
惡舍重就輕以致刑罰不中事情失當實難平
允

捨寧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議左寺抄呈該刑部江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韓禮等二名韓禮所犯仍依
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擬杖七
十本屬若告韓禮王忠給拿伊鹽得賣王忠台

坐以白晝搶奪人財物者計贓重者加竊盜罪
二等一百二十貫為頭議禮從減一等律杖一百
徒三年折杖二百今止告王忠等二十吴賓係
誣輕為重反坐所剩杖一百八十止杖一百餘
罪收贖云云除復審外妄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
為因招罪未當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
卷內李廣明告赶驢駝塩行至地名石門關遇
見韓禮等詐冒巡塩官軍舍餘將廣引塩奪去
韓禮又明洪看見伊趕驢經過所種麥地將
苗損食禮向前毀罵毆打因而奪下引塩[illegible]

家等情叅照韓禮曰見李廣馱鹽經過麥苗地
內却乃心生奸計賴称食踐麥苗奪去引鹽入
已其㓁強之情不問可知且馱鹽驢子順過路
傍所損麥苗能有幾何韓禮却將李廣引鹽一
百五十斤盡行奪回食用其情其理惡莫甚焉
今該司不知有何縁故顛倒是非妄称韓禮先
將伊鹽奪回陪償前麥後去本衛門首要告方
纔互相毆打顯是要得出脱重罪故意飾詞遮
護中間恐有徇私偏向情由况韓禮係指揮韓
祐之兄其平日倚恃官豪勢要詐胃巡鹽官舍

理或有之李廣所告前情恐亦不虛今問前罪

事誠不當難以平允

拾奪調問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寺案呈該刑部河南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張全若告秦子賢將葱

掄出二十餘綑直鈔五十貫䭾走是實秦子賢

合坐以盜田野菜者計贓准竊盜論五十貫律

杖六十徒一年今虛依加誣三等律將熊依光

髮者律俱減等擬全杖八十徒二年係軍人將

熊杖一百係餘丁照例做工滿日將熊革去小

甲秦子賢供明各著役隨住除復審外案照先
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罪未當已駁再
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得秦子賢將自已怱把
銅錢䭾載來城貨賣緣與張全無相干涉今張
全用強將秦子賢打昏連銅錢驢䭾還室李回
隨又糾同蔣能用流星槌將秦子賢遍身打傷
又將伊妻宗氏女秦玉荆兒左肋脊前等處打
腫其秦玉荆兒係是室女却乃按住將伊兩乳
揉扯各宂破一處似此兇惡其白晝搶奪之情
昭然難掩今該司未審有何緣故不行究問却

與曲詞遮飾添招桼子賢是全隣佑熱人止是
疑伊偷葱將銅銭取下並無搶奪情由且葱是
疑伊偷盗其銅銭駒匹不係張全家失去之物
憑何搶奪囬家今仍擬張全前罪中間顯有縱
惡長奸出脫重罪情弊實難平允合通駁囬調
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
清吏司發審犯人張全等四名查得先該本部
河南清吏司問擬各犯送審爲因招擬不明已
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問張全所犯仍依原擬若

告秦子賢將葱偷出二十餘[illegible]直鈔五十貫駁
走吳寶秦子賢合坐以盜田野菜者計贓准竊
盜論五十貫律杖六十徒一年今處加誣三等
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蔣能仍依原擬髠髮者
律減等杖一百俱照例做工滿日蔣能革去小
甲秦子賢千貴俱供明各著役隨住遞來審錄
後審得秦子賢供係比時委被張金無故在路
強將子賢驢匹銅錢葱把搶奪回家又糾同蔣
能前來將子賢遍身打傷為因該司不行從公
問理已蒙二次駁回原問官吏不知有何緣故

却替張全曲說不知銅錢在口袋內及將驢疋
牽回收放虛詞遮掩仍問張全前罪情實不甘
斋異原招齊蔣能等三名俱有干問除耿泰子
瞭等供詞在官外理合案呈施行案呈到寺圓
審相同合仰左寺抄案即將各犯供詞抄粘照
例行移都察院調問明白議擬冊報異碍原問
官吏徑自參究施行
闘毆搶奪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清
吏司發審犯人七名左寧李傑于信林五所犯

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林五减
等杖七十左寧李傑于信通减二等各杖六十
左寧係軍匠的决李傑于信林五俱餘丁各照
例做工滿日毛貴鄧能賈氏俱供明各著役隨
住除審録外参看得左寧要取賈氏為妾不從
糾合于信李傑將賈氏毛貴無故打傷其鄧能
林五却將各人頭面衣服等物拏回伊家藏放
顯有搶奪竊取情由設若鄧能等不曾竊取入
已緣何彼時不即送還直待錦衣衛追給鄧能
説將毛貴衣服取出林五又行脱逃直至兵馬

司挨拿前來方纔詔出賈氏頭面不曾送與情
弊昭然今據各犯前罪事屬不當且錦衣衛未
文明開林五惧罪逃躲不知去向後將毛貴等
送發保拿限滿終方認拏前來今却曲為掩飾
妄称林玉買賣不在出脫本犯逃走之罪亦屬
未明通難千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爲強奪騾疋事據左寺案呈該湖廣道
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魏信所犯合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審有力
照例運水和炭完日還職除審錄外查得券内

先該巡按監察御史向　中參奏魏信不合喝令軍人強奪騾疋知人欲告方令具首卻乃隱下喝令強奪實情主使妄奏秦諒壓壞軍器等情令魏信卻招秦諒使車過橋車翻將信纓帽壓歪有軍人戴甫貴將秦諒拖擡就將伊騾頭騎來信處禀說將秦諒打訖五堂令伊將騾執留切詳秦諒因車過橋翻倒壓歪魏信棕帽別無故意打死及偷盜情由卻被戴甫貴拖擡禀說秦諒情知無故不伏爭鬧其魏信卻乃倚恃官威將伊毆打因而奪去騾疋知人欲告方終

具看前項情犯明有正律今問魏信前罪事屬
不當輩以平允
恐嚇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按呈該刑部湖廣
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趙旺所犯合仍依原擬
若告貶廣父子三人發惡將伊綁打鎖項在家
拷逼一夜得實貶廣合坐以威力制縛人及於
私家考打者杖八十今處加誣三等律減等杖
一百係餘丁照例做工滿日貶廣供明各隨住
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來　看得趙旺招稱妻兄李信原任指揮同知病故伊男李雄年方五歲伊妻沈氏患病不痊恐伊男李雄失所憑鄧氏等爲媒令母趙氏寫立婚單情愿將李雄贅与跂廣爲童養婿沈氏病故趙氏將李雄送去跂廣家撫養跂廣倫酒會親是旺要得索伊財物不合要將李雄領回趙氏胆勸旺又不合將席卓推倒及要將幼男捽死圖賴跂廣無奈只得將銀一兩銅錢二百七十文付旺收受入已切詳沈氏存日已將伊男李雄贅与跂廣爲壻沈氏

病故趙氏自將李雄送去陸廣家撫養其與趙旺並無相干且李雄止是趙旺妻兄之子趙旺不係李雄家長又無服制今却要得嚇取陸廣財物就在伊家要將李雄領回及至趙氏阻勸又要將男捽死圖賴以致陸廣無奈只得將銀錢送與收接似此欺詐其恐嚇取財之情昭然難掩今不依法究問却称趙旺止是要將李雄領回以圖俸銀閑用陸廣不肯以此趙旺氣忿要將幼男捽死陸廣恐事不成將銀錢送與接受切緣李雄生長既非趙旺夫婦養人及至入

贅又非趙旺主婚不知趙旺憑何要將李雄領
回以前俸銀閑用兼又叚廣聘贅李雄寫立婚
單已久不知因何恐事不成又將銀錢送与趙
旺收接况期親以下自相恐嚇及親屬相盜亦
有正律科斷今趙旺明招要將幼男捧死圖賴
嚇詐叚廣銀錢入已却称並無恐嚇情由又不
知趙旺果因何事受要前項財物顯是該司要
得出脫本犯重罪故為遮飾之詞事屬不當仍
難平允

拐帶

大理寺為不應事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劉鑑告陸正李浩各執尖刀來家行兇將板門打破搶去青白布衫各一件直鈔三十四貫得實陸正等合坐以本與人鬭毆因而奪去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三十貫加二等律杖六十徒一年今虚加所評罪三等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李氏依刀奸律減等杖九十劉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

云云除審録外参内查得陸正明告差使回家不見妻李氏隨入房内檢看不見緑紵絲裙一條

藍紵絲襖一件青紗衫一件青絹裙一條銀耳
環一雙盡被劉鑑拐去今劉鑑却招李氏先曰
艱難將綠紵絲裙青紗裙青絹裙各一腰藍紵
絲襖一件貨賣糴米費用陸正因還速李氏搬
往妻弟李浩家寄住鑑去與李氏奸宿被李浩
遇見採打脫走鑑又與李氏刀說你不若拿些東
西隨我去罷李氏將銀耳環一雙重六錢與鑑
拐收刀引到姨母張氏家奸宿陸正尋妻不見
將箱內檢看不見前項衣服不知李氏先前費
用疑是被鑑拐去切詳前項衣服係李氏日逐

穿用之物若是在先貨賣費用陸正回還之時
李氏豈不與伊說知陸正不見伊妻穿著豈不
詢問下落緣何直至李氏走出之後方繞撿看
却疑劉鑑拐去顯是劉鑑畏避拐帶重罪妄招
前情况審李氏執称前項衣服委被劉鑑拐出
見在伊舟姨張氏家寄放又顯出劉鑑妄招情
由今不究問明白輙將劉鑑止擬前罪事屬不
當難以平允合將劉鑑李氏陸正再問明白送
審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名趙寶所犯若告伊過房

義女海棠被高潔拖扭回家考打冒認冬兒故

留使喚得實高潔合坐𦋺冒認良人爲子孫者

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折杖一百八十今止告高

潔罵人笞一十是實係誣輕爲重反坐所剩杖

一百七十減等止杖九十餘罪收贖楊全周幹

郭俊王氏冬兒李氏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

事理重者律楊全係犯罪逃亡者於本罪上加

二等減等杖九十周幹等伍名俱減等各杖七

十二云除審錄外參看得趙貫明告光憑楊二官人即楊全說合用財禮過房到武容鮮貧齊伊妻父郭俊名下義女誘賣陪嫁與婿周幹為使女被高潔冒認等情今却捏稱楊全誘引高潔使女冬兒賣與趙齊陪嫁伊女趙氏等詞緣楊全係是緊關人犯查無見在審擬伊妻李氏執稱楊全召保在外病故將及一月及審趙齊亡稱楊全病故數日今作見在因犯趙審中間事有可疑况冬兒若果是楊全誘賣與趙齊必然訴出前情眾明原買銀兩緣何不將楊全訴作

媒證之人且冬兒逃出三年一旦高潔在衙緣
何就能識其面目拖搶回家設若果是高潔使
女被人略取誘賣緣何本女既回高潔家住歇十
箇餘月之行迹去趙實家出名告狀中間情節
亦恐未的合通駁回呈堂調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爲巡捕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
四名張義陸成所犯俱合依設方略誘取良人
者律張義爲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陸成爲從
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減通依充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之者律減等杖九十吴氏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云
除審録外參看得張義雖招略誘晏氏要賣不
見招出要將本婦賣為奴婢惟復賣為子孫妻
妾卻乃摘引略誘良人律文科坐前罪事屬不
當況張義止招与陸成向前問知晏氏被夫打
罵又不見招出以後有無与陸成一同略誘本
婦要賣情節今擬陸成前律尤屬未明且陸成
既是一同略誘未審應否分為首從晏氏既是
不曾出賣未審應否坐擬已賣之罪揆情議擬
俱不合律難以平允

夜無故入人家

大理寺爲擅自打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王能所犯合依夜無故入人家内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係軍人照例做工滿日著役除審録外參看得王能招稱爲真不知有何緣故前來能家叫門是能見得夜深恐是賊盜起身隄防探聽止是一人就行開門將伊揪入房内用棒槌打傷身死是能誤怕將爲真身屍背去地名皮村丢下次日早地方總甲前來

問說你昨夜打的是何人能就隱下打死情由
与伊回說是賊人我拿住打了一頓放了等語
切詳馬真隻身前來王能家叫門必有緣故王
能起身探聽既知止是一人又無行兇器械緣
何就便採入家內登時打死中間顯有别項圖
謀情由詳看馬真果因奸盜而來必是潛蹤隱
跡進入王能家內今既公然叫門即非無故況
比時馬真止在門外就被王能採入家內打死
亦無擅入人家情由今擬前罪全不合律且王
能既是打死賊人緣何不行叫知鄰里知會却

乃潛將身屍揹出去棄及至次日總甲來問緣何又行隱下實情詐說打了一頓放了此[illegible]情節尤屬支離係干人命重情難俟平允

竊盜臨時為強盜

大理寺為分理等事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七名趙賜李鑑所犯合係共謀為竊盜臨時為強盜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待時李剛合依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論不分首從八十貫律絞罪難依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一百二十貫為首

滕從貳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王智若告
張真魏玘挾讐誣謗爲盜把持逼減官府張愷
若告清海滕朧將伊等誣妄告爲賊捏認分米
三斗等情各得實張真魏玘清海俱合坐以不
應事重律各杖八十令虛俱依各加所誣罪三
等律減等各杖一百張英依受財故縱与同鹽
僧犯奸加凡奸二等同罪律減等杖六十徒
一年鄒琪郭林楊信李黃俱依不應得爲而爲
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參
看得趙勝明招緣同葉整李原李鑑將清海房

門鎖鑰扭開進入房內偷出衣服小米放在寺
謚門外又去將清海房門扭開偷得剃刀紅氊
布襖各一件行走出外李鑑誤將紙影壁推倒
跌響被清海徒弟淨釗知覺聲叫勝与李鑑惧
怕荒張將鉄鎗頭布袋各一件遺下勝喝說若
要動手殺死不饒連忙將前項衣服拏去李鑑
家分用切詳趙勝李鑑偷盜清海財物出外本
寺無人知覺後因李鑑推倒影壁淨釗声叫趙
勝雖是喝說殺死不饒緣各賊被時已偷財物
出外荒張奔走巧与臨時為強盜情恐不同今

擬趙勝孚鑑前律事處未明況王智明告張直魏珏挾讎誣指爲盜把持過臧官府張海上告清海朦朧將伊裝誣妄皆爲盜埋認分米三斗若是各告得實其張直等俱有誣告爲盜重情今既涉虛却於不應杖罪上加誣尤屬未當擬難平允